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讀 書 雜 誌

(二)

王 念 孫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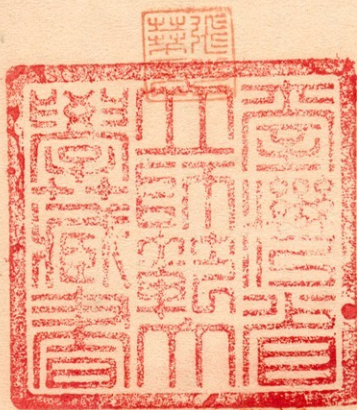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080  
033  
1631

讀 書 雜 誌

(二)

王念孫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002000

# 讀書雜誌



## 史記序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亡逸。今見存者。唯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踳駁。所亟宜辨正者也。近世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攷異。討論精核。多所發明。足爲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余曩好此學。研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攷經史諸子。及羣書所引。以釐正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丑。又從吳侍御榮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說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尙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勾之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嘉慶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五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四。

史記第一

五帝本紀



西陵

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之女。念孫案西陵下脫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字。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引此並作西陵氏。大戴禮帝繫篇亦作西陵氏。

劓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本制作劓。云劓古制字。又論字例云。制字作劓。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念孫案張說非也。制與劓聲不相近。無緣通用劓字。篆文制字作劓。隸作劓。形與劓相似。因譌爲劓。非古字通用也。

西至于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念孫案西至本作西濟。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誤也。正義曰。濟。渡也。則本作濟明矣。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大戴禮五帝德篇同。

小大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念孫案小大當從宋本作大小。此吳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也。其缺者。則以兼刻索隱本補之。是以二本各存其半。此之所有。卽彼

之所無。然皆係宋槧。故可竇也。寫者誤倒耳。正義先釋大後釋小。則本作大小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小。大戴禮同。

### 夏本紀

厥田斥鹵 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瀉。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瀉。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瀉卽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曰。瀉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瀉字又作鳥。河渠書。漑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鳥。作千古。鳥鹵。後人不曉字義。乃於海濱廣瀉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瀉。則不得更言斥鹵。下文有田上。豈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二十二字。自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濱廣瀉。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

### 逆河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尙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此篇及河渠書。漢書地理志之同爲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集解引鄭注。下尾合名曰逆河。則所見本已改爲逆。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海。南皮莽曰迎河亭。溝洫志同爲迎河。及河渠書贊。

余東闕洛汭大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之治尚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兩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爲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說見唐韻正。文多不錄。而迎字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楚辭離騷九疑繽其並迎。與故爲韻。則迎亦可讀若御。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爲韻。淮南覽冥篇。逆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迎古讀若印。亦見唐韻正。迎逆御古聲並相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

太平治

天下於是太平治。念孫案太當爲大。大太字相近。後人又習聞天下太平之語。故大誤爲太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殷本紀

炮烙

於是紂乃重刑辟。今本刑辟作辟刑。據宋本及明游明本改。有炮烙之法。段氏若膺曰。炮烙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念孫案此謂谷永傳撻瘠於炮格也。師古曰膏塗銅柱加之火上。此正釋炮格二字。而今本亦改爲炮烙矣。今案索隱引鄒誕生云。格今本譌下一同。一音閣。又云爲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

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度格度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圃爲格。高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爲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念孫案。段說是也。韓子喻老篇曰。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圃。炮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爲文。今改炮格爲炮烙。則文不相對矣。難勢篇又云。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格以傷民性。言設言爲。則必有所設所爲之物。今改炮格爲炮烙。則不知爲何物矣。

### 周本紀

#### 西伯曰文王

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念孫案。西伯曰文王。本作西伯文王也。今本旣衍曰字。又脫也字。此是承上句而申明之。故曰西伯文王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也。項羽紀曰。亞父者。范增也。語意並與此同。若云西伯曰文王。則非其指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西伯文王也。

#### 散鹿臺之財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念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尙書武成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



散鹿臺之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也。樂記正義引史記作財。案孔氏一人所見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尙書改之。武成正義獨不改者。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

錢。是唐初人所見本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留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

鹿臺之錢。新序善謀篇同。漢書張良傳。漢紀高祖紀。並作財。案此三書記張良諫立六國後。鹿臺之錢。事並本史記。今漢書漢紀作財。與史記新序不合。皆後人依晚出尙書改之耳。四也。逸周書

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孔晁注。振。散也。以施惠也。今本脫去散字。錢字又改爲

之錢。散鉅橋之粟。足正今本之誤。又案武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若逸周書

果作財。則孔氏必引以爲證。今不引。則逸周書本作錢可知。他如管子呂覽淮南諸書亦皆作錢。故皆不

引。周本紀卽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並曰發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言

散鹿臺之錢。八也。呂氏春秋慎大篇曰。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注。鹿臺。紂錢府。出拘救罪。分財

棄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

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

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

以與士民。今本作散鹿臺之財。金錢。文不成義。財字明是後人所加。藝文類聚產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

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錢。十也。自晚出尙書盛行於世。學者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

臺之錢者輒改錢爲財其已改者則有漢書漢紀見上其已改而舊迹尙存者則有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留侯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見上注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

誅武庚管叔 殺武庚祿父管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今本無殺字者

後人以殺與誅意義相複而刪之也不知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相對爲文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也衛將軍驃

騎傳殺折闌王斬盧胡王誅全甲亦以殺斬誅並用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並作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又魯世

家曰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並曰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皆其明證矣又衛世家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管叔上亦本有殺字御覽州郡部引此正作殺武庚祿父殺管叔放蔡叔

莫敢發之

比三代莫敢發之念孫案莫敢發之本作莫之敢發淺學人改之耳僖三年左傳未之絕也今本作未絕之也亦淺人所改鄭語作

莫之發也文選幽通賦注運命論注引史記並作莫之敢發列女傳孽嬖傳同論衡異虛篇作皆莫之發

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緄西夷犬戎攻幽王念孫案廢申后去太子一事已見上文此處不應重見王用之三字亦與上文用事相

復。今案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乃復舉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與虢石父之事。各不相涉。祇因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王下衍一用字。因上文用事而衍遂致不成文理。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廢申后上加一又字。以曲爲彌縫耳。羣書治要引此。作王之廢后去太子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今據以訂正。

樂及徧舞

立釐王弟積爲王。樂及徧舞。念孫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樂及徧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則敘事不明。莊二十年左傳曰。王子積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周語曰。王子積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徧舞。皆其證。

秦本紀

雍廩

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念孫案。雍廩本作雍林人。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誤以雍林爲邑名。故言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襲殺之也。此文亦當云。齊雍林人殺無知。故正義曰。雍林邑人。此正釋雍林人三字也。今本正義曰。是雍林邑人姓名。

也。案既云雍林邑人，則不得又以雍林爲姓名。此後人改雍林爲雍廩，又刪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案句亦經後人改竄，惟雍林邑人四字尙未改耳。正義內有雍於宮反廩力甚反八字，亦後人所加。雍字不須作音，故左傳雍廩之雍無音，又齊世家之雍林，鄭世家之宋雍氏雍糾，正義皆無音，此不當獨有音。且正義既作雍林，則又不當有廩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後人所加也。

### 河西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念孫案：如正義則正文西上本無河字，蓋涉下文奪秦河西地而衍。漢書地理志：西縣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秦州西南。上文曰：宣王以莊公爲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邱。故正義曰：西者秦之舊地。

### 魏晉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念孫案：魏字後人所加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卽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周霄魏人。魏策曰：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晉卽魏也。上文云：晉城少梁，秦擊之。此云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云：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達，又於晉上加魏字，其失甚矣。

秦始皇本紀

遂定其荆地

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其字而衍

至千萬世

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念孫案至千萬世當從宋本游本作至于萬世字之誤也漢書賈山傳秦皇帝曰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是其證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五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並作至于萬世陳禹謨本北堂書鈔依俗本改于爲千資治通鑑秦紀二同

置廷宮中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念孫案此當作置宮廷中今本廷字誤在宮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並作置宮廷中通鑑秦紀二同庭廷古字通

焉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句焉作信宮渭南念孫案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於是作信宮

於渭南也。今本以焉字絕句。非是。古或謂於是爲焉。故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又刺客傳。豫讓謂趙襄子曰。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志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焉字亦下屬爲句。焉猶於也。於以志報讎之意也。古或謂於爲焉。故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詳見釋詞。

### 陶山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

假中。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爲陰。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譌爲陶。

水經河水注。秦始皇逐匈奴。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譌作陶。卽其證也。穰侯傳乃封魏并於穰復益

開侯者年表成陶夷侯周信漢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顏師古曰陶唐當爲陰康傳寫字誤耳陰山已見上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

注。若此處作陶山。則必當有注。以是知陶爲陰之譌也。集解引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又引晉灼曰。王莽

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續漢書郡國志曰。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山。史記匈奴傳曰。趙武

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是高闕陰山北假地皆相連。故此云渡河取高闕陰山北假中

也。陰山或謂之陽山。故匈奴傳曰。蒙恬渡河。據陽山北假中。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

皆北假也。禹貢雖指曰陽山卽陰山也山在中國之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非河南所能容。

若欲有學法令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念孫案。欲有當爲有欲。若有二字連讀。欲學法令四字連讀。蓋欲字於有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法令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有欲學者。是其證。通鑑秦紀二。正作若有欲學法令者。

使者從關東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念孫案。使者從關東。本作鄭使者從關東來。鄭使者。謂出使於鄭者也。鄭在關東。故曰從關東來。今本脫鄭字來字。則文義不明。文選西征賦注。引此作鄭使者從關東來。初學記地部上。引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雖客與使者異文。而皆有鄭字來字。

其賜死

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念孫案。賜死。上本無其字。後人據李斯傳加之耳。不知彼言其賜死。乃趙高所爲。始皇書語。此言賜死。乃史公記事之文。不當有其字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無其字。

奉酌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引之曰。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可言奉觴。不可言奉酌。酌當爲酌。字之誤也。說文。酌。三重醇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酌。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酌。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酌。會諸

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案漢制以八月嘗酎。蓋本於秦制。祭廟時天子率羣臣奉酎酒以獻。故曰奉酎。漢書武五子傳。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是也。而集解索隱正義。酎字皆無音釋。蓋所見本已誤爲酌矣。

### 固不聞聲

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一作固聞聲。單行本如是。各本無此五字。後人妄刪之也。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兆朕。聞其聲。各本無此三字。亦後人所刪。耳不見其形也。念孫案一本及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潛夫論明闇篇。趙高要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但聞名。卽本於史記。

### 飯土埶

堯舜飯土埶。埶。土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索隱曰。埶如字。一音鏤。玉篇。埶。力又切。瓦飯器也。不作簋。念孫案。不作簋。乃一作簋之誤。徐廣本正作簋。故引韻集。飯器謂之簋。小司馬本作埶。故云埶。一作簋。埶。或作溜。簋古讀若九。說見唐韻正。聲與埶相近。故字亦相通。李斯傳。飯土甌。說文。甌。古文簋。啜土刑。徐廣曰。甌。一作溜。太史公自序。食土簋。啜土刑。徐廣曰。簋。一作溜。皆其證矣。

### 不穀於此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卽卒也。穀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爾雅云。穀。盡也。言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念孫案。索隱以養爲卒。以穀爲盡。皆非也。正義以養爲供養。是也。而誤解穀字。則與索隱同。下文曰。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言雖臣虜之勞。猶不酷烈於此也。此言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意亦與下文同。穀者薄也。言雖監門者之供養。猶不薄於此也。管子地員篇曰。五粟之士。淖而不芻。剛而不穀。尹知章曰。穀。薄也。故薄土謂之堯塉。塉與穀同義。莊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與此穀字同義。韓子五蠹篇。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虧與穀義亦相近。不穀於此。不烈於此。皆言其自苦之已甚也。若訓穀爲盡。而謂雖監門者之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則不盡於此。下須加疎陋二字。且與下文之不烈於此文義。不相當矣。李斯傳索隱。誤與此同。

或言鹿者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念孫案。或言鹿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下文言鹿者而誤。衍耳。羣書治要。後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並無者字。

變化有時

去就有序。變化有時。念孫案。變化有時。當從宋本作變化應時。今作有時者。涉上句有字而誤也。老子傳贊曰。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自序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卽此所謂變化應時也。下文曰。秦離戰國而王。

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謂其不能變化應時也。故此言君子爲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謂去彼就此。隨時變化也。若云變化有時。則詞不達意矣。羣書治要引史記。正作變化應時。賈子過秦篇。作因時。宋淳祐本作應時。與羣書治要合。是古本賈子史記皆作應也。

### 翟景

齊明周取。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索隱曰。翟景未詳。文選注同。念孫案。翟景蓋卽戰國策之翟強。

也。楚策曰。魏相翟強死。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癩。翟強也。又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癩。樓癩欲

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是翟強固爲魏相。而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字古讀若彊。聲與強相近。故翟強或作

翟景。白虎通義。舜重瞳子。是謂元景。與光爲韻。春秋考異郵。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逸周書諡法篇曰。布義行剛曰

景。又曰。景武之方也。義與強並相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廣曰。彊一作景。是景彊聲相近。景與彊通。

故又與強通也。

### 帶佗兒良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索隱曰。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文選注與索隱同。又云。帶佗未詳。念孫案。王廖貴先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案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帶季蓋卽帶佗。帶

佗兒良爲趙魏將。故曰趙魏以彊。但未知其孰爲趙將。孰爲魏將耳。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念孫案異上當有無字。上文言取與守不同術。今秦以不仁取天下。而又以不仁守之。則其所以守之者無異於其所以取之者矣。故曰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脫去無字。則義不可通。

十三年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念孫案秦本紀。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是作爲咸陽。與徙都咸陽。皆十二年之事。非至十三年始徙都也。商君傳。孝公以鞅爲大良造。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徙都與作冀闕。亦同在一年。又案秦本紀。秦徙都之下云。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商君傳。秦自雍徙都之下。所紀與此略同。考六國表。聚小邑爲縣。及開阡陌之事。皆在十二年。而秦本紀商君傳。紀此二事。皆在徙都之後。則徙都之在十二年。斷然無疑。此云十三年始都咸陽。三卽二字之誤。正義曲爲之說。非也。

項羽本紀

蠡起

楚蠡起之將。集解如淳曰：蠡起猶言蠡午也。衆蠡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念孫案：蠡起本作蠡午。集解引如淳漢書注，本作蠡午，猶言蠡起也。蓋蠡午二字，必須訓釋，故曰蠡午猶言蠡起。又曰：衆蠡飛起交橫若午，皆是釋蠡午，非釋蠡起也。若正文本作蠡起，則無煩更以蠡午釋之，且不必如此詞費矣。漢書項籍傳亦本作蠡午，故如淳以交橫若午釋之。而今本漢書作蠡起。顏師古曰：蠡起如蠡之起，則師古所見本已誤作蠡起。漢書作蠡起，即涉如注蠡起而誤。是以卽據誤本爲注，而不用交橫若午之說。漢紀作蠡起，亦後人據漢書改之。今考索隱單行本出蠡午二字，而釋之曰：凡物交橫爲午，言蠡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蠡午，雜沓也。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此大射儀注。據此，則小司馬本正作蠡午，故詳釋午字之義，并引劉向傳之蠡午爲證。裴本亦作蠡午，故引如淳交橫若午之注，是漢書雖誤，而史記尙未誤也。乃後人又據漢書以改史記，且改如注爲蠡起，猶言蠡午以就之，其失甚矣。學者據如注以正漢書，并據集解索隱以正史記，可也。

### 西北至定陶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念孫案：西北至定陶，漢書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經濟水篇，濟水自定陶縣東北流，至壽張縣西，與汶水會。又北過穀城西，穀城故城，卽今東阿縣治。東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在今定陶縣西北，是定陶在東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至定陶也。比北字相近，故比誤爲北。後

人以上文云項梁已破東阿下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因於北上加西字耳。文選王命論注引史記無西字。

毋從俱死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念孫案從當爲徒。項伯以張良不去。則徒與沛公俱死。故曰毋徒俱死也。漢書高祖紀作毋特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也。特但徒一聲之轉。其義一也。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爲從。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徒並作從。

部五諸侯兵

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念孫案作劫者是也。高祖紀及漢書高祖紀項籍傳。竝作劫。陸賈傳亦曰。漢王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隸書劫部形相近。故劫誤爲部。

高祖本紀

泗水

爲泗水亭長。念孫案泗水當依漢書作泗上。此涉正義泗水而誤也。案正文作泗上。故正義釋之曰。高祖爲泗水亭長也。若本作泗水。則無庸更釋矣。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史記竝作泗上。

呂后本紀

黎明孝惠還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黎明孝惠還趙王已死。集解徐廣曰：犂猶比也。念孫案：帝晨出射則天將明矣。及既射而還則在日出之後不得言黎明孝惠還也。黎明孝惠還當作犂孝惠還。犂猶比也。言比及孝惠還而趙王已死也。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死遲犂聲相近遲帝還比帝還也。凡史記言黎明漢書言遲明者皆謂比明也說見漢書高祖紀遲明下。遲下無明字則史記亦無明字可知。後人不解犂孝惠還之意故於犂下加明字而不知與上文不合也。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犂二十五年與犂孝惠還同義。故徐廣曰：犂猶比也。後人既於犂下加明字又於集解內增注云：諸言黎明者將明之時不知將明乃帝晨出射之時非還宮時也。

劉氏危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念孫案危本作微謂劉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微字古今同音故與妃爲韻。若危字則古音魚戈反不得與妃爲韻。逸周書本典篇其上乃不危與宜和爲韻。宜古音俄。說見唐韻正。管子形勢篇雖安必危與和爲韻。小問篇不得則危與禾爲韻。淮南說林篇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與和爲韻。皆在歌部不在脂部。又管子侈靡篇重子之官而危之與隨爲韻。版法解

篇雖高不危。與墮爲韻。墨子小取篇行而異。轉而危。與離爲韻。說苑說叢篇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言患爲韻。爲危爲韻。太元釋測。失下危也。與爲爲韻。莊子漁父篇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釋文危或作僞。隨墮離爲僞五字。古音亦在歌部也。說見唐韻正。又案晉語直不輔曲。明不規闔。榘木不蔽篇。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亦非韻。生危松柏不生埤曲闔非韻。則危埤亦非韻。荀子解唐韻正危音魚葵反。引此二條爲證。其說疏矣。漢書高五王傳。正作劉氏微。

呂氏立三王

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念孫案呂氏下脫所字。索隱本有所字。漢書漢紀竝同。

孝文本紀

謂天下何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念孫案謂猶如也。言如天下何也。禮書曰。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律書曰。謂百姓遠方何。並與此同。禮書又曰。孝文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正義曰。躬化節儉。謂何嫌耳。非是。儒林傳。申公對武帝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語意與此同。古者謂如何爲謂何。邶風北門篇。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言如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如諸侯何也。成二年傳。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將如君何也。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言其如

君何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言獨如先王何也。故高注曰：謂何猶奈何也。奈亦如也。魏策曰：殺之亡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言無如天下何，無如羣臣何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曰：謂何當如之何也。

### 申屠嘉

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念孫案屠字宋本游本皆作徒。此本謂王延初刻作徒，後改爲屠。屠字獨小於衆字，剗改之迹顯然。而各本皆從之。蓋未達假借之旨也。酷吏傳有勝屠公，索隱引風俗通義曰：勝屠卽申徒。通志氏族略亦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

### 建國千餘歲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念孫案歲字因上文治安皆千餘歲而衍。此言千餘者，謂千餘國，非謂千餘歲也。下文各守其地，卽指千餘國而言。則千餘下本無歲字明矣。漢書文帝紀無歲字。

### 置傳

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念孫案置傳當爲傳置。索隱本出傳置二字，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傳置，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軜置，則作傳置者是也。漢書亦作傳置。

### 歷日縣長



歷日縣長念孫案縣當爲縣字之誤也。隸書縣字或作縣。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誤爲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是其證也。淮南本經篇。縣聯房植。縣字亦誤。作漢書作歷日彌長。彌亦縣也。故文十四年穀梁傳。縣地千里。范寧注曰。縣猶彌漫也。賈子壹通篇。彌道數千。猶縣道數千也。縣與彌聲近而義同。故縣或作彌。賈生傳。彌融。煖。漢書作彌。彌。通作縣也。若縣與彌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孝景本紀

深者二尺

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念孫案深者二尺者。字因上句而誤衍也。雹有大小。故言大者五寸。若深二尺。則平地皆然。不得言深者二尺也。秦始皇紀。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漢書五行志。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皆不言深者二尺五寸也。又五行志。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不言深者五尺也。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史記並無者字。

史記第二

十二諸侯年表

介江淮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念孫案二說皆非也。介者恃也。言恃江淮之險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漢書五行志：虢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隔也。失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顏師古曰：介恃也。阻負介三字同義。隱四年左傳：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注：訓阻爲恃。說文：負恃也。

### 弗生

穆侯弗生元年。念孫案生上本無弗字。此後人依晉世家加之也。索隱本出晉穆公生四字。公字誤。當作侯。而釋之曰：案世家名費生。今晉世家譌作費王。或作潰生。世本名弗生。則生是穆公名。費潰弗不同耳。據此則穆侯本名生。或作弗生者。弗發聲耳。或作費潰。字異而義同也。生之爲弗生。猶降之爲不降。夏本紀：帝不降。世本作帝降。閔之爲毋涼。周本紀：惠王閔。世本作毋涼。涼閔古字通。毋發聲。皇之爲弗皇。晉世家：惠公弗皇。漢書律曆志：作惠公皇。上一字皆是發聲。故索隱以生爲穆侯名。無庸加弗字也。又穆侯上脫去晉字。亦當依索隱補。

### 堵敖

堵敖薨元年。念孫案堵敖本作杜敖。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出楚杜敖薨四字。而釋之曰：世家作莊敖。劉音壯。此作杜敖。今改爲此。作堵敖。劉氏云：亦作堵。今改爲杜。堵杜聲相近。與世家乖。不詳其由也。據此則史記本作杜敖。杜堵聲相近。故左傳作堵敖。莊十年。其作莊敖者。杜譌爲壯。又譌爲莊耳。左傳釋文亦云。史記

作杜敖。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杜敖。不得以左傳改史記也。又案集解引徐廣曰：「薨一作動。動當爲勤。字之誤也。」齊語：夫爲其君勤也。淮南原道篇：說文：薨，籀文艱字。艱古讀若根。說見古韻標準。根勤聲相近，故薨通作勤。若動與薨，則聲遠而不可通矣。又杜敖上脫楚字，亦當依索隱補。

晏嬰大破之

齊靈公二十七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念孫案：齊世家曰：「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晉圍臨淄下，傳寫殘缺，僅餘晏嬰二字。其大破之三字，則因下一行晉表內圍齊大破之而衍。」晉表以晉爲主，故言圍齊大破之。齊表以齊爲主，齊爲晉所破，則不得言大破之。故知此三字爲衍文也。明程一枝史詮反以晏嬰二字爲衍文，謬矣。

立其弟

齊簡公四年，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爲平公。念孫案：弟下本有驚字。驚，平公名也。索隱本出弟驚二字，注曰：「五高反。平公也。齊世家田完世家並云立簡公弟驚，則有驚字明矣。今本脫去驚字，而移索隱於下文。齊平公驚元年之下，又改其文曰：驚音五高反，而刪去平公也三字，其失甚矣。」

六國表

取小邑 令

秦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句令。此字上爲田開阡陌。念孫案取小邑當爲聚小邑。字之誤也。  
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句集爲大縣。彼言集。此言聚。其義一也。令上有脫文。秦本紀曰。集爲大縣。縣一令。  
置令令字絕句。不與下文連讀。下文爲田開阡陌。別爲一事。秦本紀曰。爲田開阡陌。商君傳曰。爲田開阡陌。封疆。爲上皆無令字。

###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 率將

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念孫案。率將二千五百人。當依漢表作將卒二千五百人。上文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卽其證。今本將卒二字誤倒。卒字又誤作率。隸書率字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因誤矣。投壺卒投。大戴禮卒誤作率。齊語十邑爲卒。管子小匡篇誤作率。

#### 蠱逢

曲城圉侯蠱逢。念孫案。蠱逢當依漢表作蟲達。字之誤也。春秋成五年。同盟於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蟲外篇。東海有蟲。巢於蠱。嗟。後漢書馬融傳。乃命壺涿驅水蟲。誤作蠱。明堂位注。刻之爲雲氣蟲。獸。晏子春秋。今本蟲字並誤作蠱。逢字本作達。逢達或作逢。二形相似。古有蟲姓。無蠱姓。廣韻。漢功臣表。有曲成侯蟲達。則蠱爲蟲之誤明矣。索隱本作蟲達。注曰。蟲音如字。楚漢春秋云。夜侯蟲達。蓋改封也。今本并注文亦改爲蠱。唯達改。且刪去蟲音如字四字。其失甚矣。內兩蟲字亦改爲蠱。而字體較大。筆畫較粗。剗改之迹顯然。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初刻作蟲。後復依今本改爲蠱。并注。

#### 張越

任侯張越。索隱本作張成。注云：漢表作張越。引之曰：史記作成者，戊之誤也。作鉞。戊與越同音。故漢表作越。戊與成相似。故史記誤作成。隸書戊成二字極相似。說見經義述聞禮記。若史記本是越字，不得誤作成矣。後人依漢表作成爲越，又刪去索隱漢表作張越五字，而史記之原文遂不可復考。

彭祖

戴敬侯彭祖。念孫案：彭祖上脫秋字。廣韻秋字注曰：又姓。宋中書舍人秋當。案隱本作秋彭祖。注曰：漢表作祕。音巒。今檢史記諸本竝作秋。今見有姓秋氏。據此則史記本作秋。與漢書不同。今本脫去秋字。又依漢書改索隱之並作秋。爲並作祕。秋氏爲祕氏。斯爲謬矣。

惠景閒侯者年表

侯劉揭

陽信侯劉揭。念孫案：侯上脫夷字。夷諡也。索隱本有夷字。漢表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將卒 官卒將

將卒以次封矣。念孫案：將卒當爲將率。率卽帥字也。又馮唐傳：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卒亦率之譌。集解引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

一隊官帥隊大夫也。舊本帥字並譌作師。今據索隱單行本改正。是官率卽官帥。漢書馮唐傳正作帥也。隸書率字或作率。形與卒相近。因譌爲卒。陸賈傳率不過再三過。漢書率作卒。漢書嚴助傳美將率之。功。今本率譌作卒。又君爽率惟茲有陳。史記燕世家率作卒。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侯劉章 侯劉忠 侯劉延年 侯劉買 侯劉成

念孫案東野侯劉章侯上脫戴字繁安侯劉忠侯上脫夷字鄱侯劉延年侯上脫安字春陵侯劉買侯上脫節字餅侯劉成侯上脫敬字皆當依漢表及索隱本補。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元鼎六年

念孫案此年缺御史大夫位。漢書百官表漢紀孝武紀並曰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索隱本出御史大夫式五字。注曰卜式也。當據補。

禮書

疏房牀第

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念孫案宋本游本牀第下並有几席二字。荀子禮論篇作疏房檎貌。越席牀第几筵。則此當有几席二字。

臭茝

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劉伯莊音義曰：臭，香也。引之曰：臭當爲臭，字之誤也。說文：臭，古文以爲澤字。澤，謂澤蘭也。士喪禮記：茵著用荼，實綏澤焉。鄭注曰：澤，澤蘭也。取其香。澤字古文作臭，故香草之澤亦作臭。上言椒蘭芬茝，所以養鼻。此言側載臭茝，所以養鼻。臭茝，卽蘭茝也。荀子作翠茝。正論篇同。翠卽澤之借字。

士出死要節

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念孫案：士卽出字之譌。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歎字省作款，歎字省作敖，賣字省作賣。經傳中士出二字，亦往往譌溷。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僖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謀出譌爲謀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此作士出死要節者，一本作士，一本作出，而後人誤合之耳。荀子無士字，是其明證矣。

垂涉

然而兵殆於垂涉。集解許慎曰：垂涉，地名也。念孫案：垂涉，當依荀子議兵篇作垂沙，字之誤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沙。今本沙。誤作涉。韓詩外傳：淮南兵略篇並與荀子同。今本淮南注：垂沙地名。此卽集解所引許注也。楚策亦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

函及士大夫

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

今按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爲啗者。當以導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予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禫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禫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說文棧。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禫服也。導與禫通。則亦與覃禫通。而啗又與禫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爲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蹈從弓。啗從弓。皆形聲俱別。念孫案。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士大夫。卽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爾雅曰。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𠃉。今作陷。啗字從𠃉得聲。是𠃉與啗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啗。卽𠃉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啗及。卽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𠃉字本作𠃉。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裴駟司馬貞音含。又訓爲包容。皆失之也。後人多見函。少見𠃉。故經史中𠃉字。或譌作函。說見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 上大羹

故尊之上元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念孫案上大羹。本作先大羹。今作上者。涉上二句而誤也。索隱本正文作先。注文亦作先。今則并注文亦改爲上矣。荀子禮論篇。大戴禮禮三本篇。並作先。上文云。大饗上元尊。俎上腥魚。先大羹。此其明證矣。

### 廣鶩 不外是以 性守



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正義皆斷步驟馳騁廣騫不外爲句。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爲句。索隱曰言君子之性守正不慢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略與索隱同。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廣騫當爲厲騫字之誤也。經傳中厲廣二字往往相亂。月令天子乃厲飾。呂氏春秋季秋篇作厲服。厲史記平津侯傳厲賢子綠徐廣曰厲一作廣。儒林傳以廣賢。漢書廣作厲。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瀆廣譌作厲。隸書厲字或作厲。漢議郎元寶碑揚清厲於材。漢書廣作厲。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瀆廣譌作厲。隸書厲字或作厲。海內執金吾丞武榮碑。然高厲形與廣相近。因譌爲廣。厲字本作駕。廣雅曰駕驟馳騫騁奔也。說文駕次弟馳也。玉篇力世切。古通作厲。楚辭遠遊颯弭節而高厲是也。步驟馳騁厲騫皆兩字平列。若作廣騫則非其指矣。是以當爲是矣。聲之誤也是矣。二字上屬爲句。是謂禮也。言君子率禮不越。步驟馳騁厲騫皆不外乎此也。若讀至外字絕句。而。是以二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當爲廛宇。亦字之誤也。隸書廛字或作壇。魏風伐檀釋文曰廛本亦作壇。集韻形與性相近。守字形亦相近。故廛宇譌爲性守。廛與壇古字通。周官廛人。故書廛作壇。杜子春讀壇爲廛。又載師以廛。廛宇卽壇宇也。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里任國中之地。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神之掄臨壇宇。鹽鐵論散不足篇曰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此言君子率禮不越。如在壇宇宮庭之中也。壇宇宮庭皆指宮室言之。若云性守宮庭。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上當有是字。今本脫去。則與上文義不相屬。荀子禮論篇曰步驟馳騁厲騫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足證今本之誤矣。儒效篇又曰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曲直得其次序

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引之曰。直字後人所加。索隱曰。委曲得禮之序。則曲下本無直字明矣。荀子正作曲得其次序。

樂書

樂之容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念孫案。容當依樂記作官。字之誤也。鄭注曰。官猶事也。正義用鄭注爲解。又引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則正文本作官明矣。今本正義亦誤作容。則與猶事也之訓不合。知禮樂之道。

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念孫案。知當依樂記祭義作致。此後人妄改之也。正義曰。極致禮樂之道。則本作致明矣。

何道出

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念孫案。此本作是何道出。是此也。道從也。言此聲何從出也。脫去是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作是何道出。韓子十過篇。作此奚道出。舊本奚道。譌作道矣。今據本書及論衡改。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證也。

律書

言陽氣之危塽

東至於危。危，塽也。言陽氣之危塽。故曰危十月也。念孫案：言陽氣之危塽，塽上本無危字。此是訓危爲塽。故曰危塽也。言陽氣之塽，爾雅曰：塽，毀也。言陽氣至十月而毀也。今本塽上有危字，卽因上危塽也而誤衍耳。

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念孫案：軫上當有至於二字。主風吹萬物而西之爲句。至於軫爲句。上文云：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自此以下皆有至於二字。是其證。

曆書

又不由人

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念孫案：正與政同。又不由人。本作亦不由人。今作又者。後人以意改之耳。索隱本作亦不由人。注云：此文出大戴禮。今本大戴禮誥志篇。作下不由人。下卽亦字之誤。則作亦者是也。

度驗

名察度驗。定清濁。引之曰。名察度驗。漢志作名察發斂。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孟康曰。春夏爲發。秋冬爲斂。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又周髀算經。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趙君卿曰。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則當作發斂爲是。史記作度驗者。發字古通作廢。說見平原君傳其草書與度相似。又涉上文星度而誤耳。斂驗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下文曰。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是律之清濁。出於氣之發斂。故曰名察發斂。定清濁。無取於度驗也。薛瓚以爲題名宿度。候察進退。乃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然

然蓋尙矣。念孫案。然猶是也。此承上文言黃帝作曆之事如是。是蓋尙矣。漢書作然則上矣。亦謂是則上矣也。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傅靳黈成傳。贊曰。黈成侯周繆。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亦謂是可謂篤厚君子也。

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謂月值畢及陬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錢氏攷異曰。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十一月爲辜。此冬至之月。建子月也。月陽在

甲當云畢辜。而云畢聚者。聚與陬古文通用。天正之月。亦可云陬也。索隱謂月值陬訾。則是建寅之月。非冬至矣。引之曰。此殷曆也。續漢書律曆志論曰。顓頊曆元用乙卯。殷用甲寅。又載劉洪上言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午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顓頊曆以乙卯年之立春爲元。而以其月爲正月。殷曆以甲寅年之冬至爲元。亦以其月爲正月也。正月爲陬。而在甲曰畢。故曰月名畢陬。漢書律曆志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困敦。太歲在子之名。殷曆之甲寅。卽顓頊曆之丙子。說詳太歲考。正月歲星出婺女。班氏引漢志以證十一月歲星在婺女。則所謂正月者。正謂十一月也。蓋漢初用顓頊曆。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曆元起於立春。至武帝太初元年改曆。太史公自序。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而用殷曆。建子之月爲正月。曆元起於冬至。是年五月正曆。仍用殷曆之十一月冬至爲元。而正月之在寅月。則又參以顓頊曆法。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故太初元年之正月。爲建子之月。而二年之正月。卽爲建寅之月也。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不稱正月者。據太初曆追改之耳。唯律曆志所引漢志。尙存正月之文。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引之曰。當作端蒙單闕。下文端蒙單闕。當作游兆執徐。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當以次更正。說見太歲攷。

商橫涖灘

商橫涖灘。單行索隱本。作商橫赤奮若。下文尙章大淵獻。作尙章困敦。焉逢困敦。作焉逢大淵獻。端蒙赤奮若。作端蒙汭漢。引之曰。此殷曆也。故與爾雅歲名不同。今本旣以爾雅改史記。又并索隱而改之。大謬。說見太歲攷。

祝犁大荒落四年

建始四年

祝犁大荒落四年。引之曰。此七字乃後人所加。說見太歲攷。

端旃蒙

端旃蒙者。年名也。念孫案爾雅之旃蒙。史記作端蒙。此作端旃蒙者。後人旁記旃字。因誤入正文耳。

天官書

斗魁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念孫案魁上本無斗字。此因集解內在斗魁中而誤衍也。此云在魁中。下文云魁下六星。皆承上斗魁而言。無庸更加斗字。索隱本無斗字。漢書天文志亦無。

名曰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此書稱星名。皆言曰某。無言名曰某者。索隱本無名字。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亦無名字。漢書天文志同。

順入軌道

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西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軌道入太微庭也。念孫案：順入一事也。軌道又一事也。順入者，韋氏以爲從西入是也。軌道者，軌猶循也。謂月五星皆循道而行，不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漢書賈誼傳：諸侯軌道，謂循道也。後漢書襄楷傳：熒惑入大微，出端門，不軌常道，謂不循常道也。下文曰：其逆入若不軌道。索隱引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而入也。逆入爲一事，不軌道又爲一事，此尤其明證矣。

水

火入旱。句金兵。句今本此下載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水，此字上。中有三柱。句念孫案，火入旱，金兵水水者，謂火入五潢則爲旱，金則爲兵，水則爲水也。漢書天文志曰：辰星入五車大水。中有三柱者，謂五潢中有三柱也。索隱謂火金水云云，本在水水之下，今本列入上水字之下，下水字之上，而讀金兵水爲句，水中有三柱爲句，大謬。

水患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念孫案，水患當作水水患，言水犯北，落入軍，則有水患。

也。上文火入旱金兵水水卽其證。今本脫一水字。則文不成義。漢書天文志正作水水患。

可以重致天下

填星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今本脫以字。上文歲星云。可以義致天下。癸

天下辰星云。可以法致天下。今據補。正義曰。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之國倚重而致天下。漢書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

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韋昭解從填以重。曰。謂以威重得。念孫

案。韋氏張氏皆未曉重字之義。重猶厚也。高誘注秦策。及呂氏春秋振亂篇。並曰。厚重也。又注呂氏春秋

盡數篇。及淮南俶真篇。並曰。厚重也。是厚重二字同義。填星爲土。土德厚重。虞翻注復卦曰。坤爲厚。故五

星從填星。則其下之國可以厚重之德致天下也。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運斗樞曰。填星帥五精聚於

中央。黃帝以厚重賢聖起。又引石氏星經曰。填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德致天

下。天官書卽本於此。重下無德字者。省文耳。上文曰。填星主德。德卽重德也。皆其明證矣。

若水

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錢氏攷異曰。若水當作若木。念孫案。錢說非也。若水二字。文與上屬。不與下屬。金爲白衣會。若水者。水謂水災也。漢書高祖紀注曰。若及也。言木與金合。則爲白衣會及水災也。上文曰。填星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



天裂若地動。下文曰：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文義並與此同。漢書天文志：作歲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開元占經五星占引巫咸曰：大白與歲星合，爲白衣之會；爲水，此皆其明證矣。

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

火與水合爲焯，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念孫案：上旣言戰敗，下不當復言北軍爲北軍。上當有水字。言火與水合，則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也。漢書天文志：熒惑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晉書天文志：火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皆其明證矣。

疾

太白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集解引蘇林漢書注曰：疾過也。念孫案：正文疾字本作易。集解引蘇林注，是解易字之義，非解疾字之義。疾行而過謂之易。故蘇林訓易爲疾過。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解易字曰：疾過也。是其明證矣。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曰：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易。其鄉凶。此卽天官書所本。天官書又曰：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天文志又曰：歲星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皆足與此易字互相證明矣。後人誤讀疾過也之注，遂改正文易字爲疾。不知蘇林自訓易爲疾過，非訓疾爲過也。

天矢

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念孫案天矢當從宋本作天天字之誤也天與天同字亦作妖書傳中祇祥字多作妖周本紀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徐廣漢書天文志作天祇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甘氏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爲月食晚爲天妖及彗星是其證又下文辰星出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天文志作天妖則矢字亦是天字之誤宋本亦誤作矢

而食益盡

而食益盡爲主位念孫案而讀曰如益卽盡字之誤而衍者也漢志作不然食盡爲主位盡上無益字是也不然二字亦有誤而食盡爲主位者如日食盡則其咎在主位也故漢書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或以而爲衍字非是

毛羽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念孫案毛羽本作毛目後人以意改之耳漢書晉書並作毛目又開元占經妖星占引巫咸及海中占亦作毛目又引春秋合誠圖曰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考工記轉人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疏引考異郵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今本毛目二字並誤作尾因據宋本嘉靖本十行本改此皆其明證矣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史記正作毛目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兌與銳同

漢書天文志作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晉志作前方而高後銳

而卑者卻武進顧子明曰下文云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卑與高對兌與方對當依晉志作前方而高

後兌而卑者卻今本史記高後二字互易漢書則高上衍後字高下又衍者銳二字

卿雲見

卿雲見喜氣也念孫案卿雲下本無見字此涉下文見字而誤衍也凡言某星見某氣見者其下文必有

吉凶之事

見上

此是以喜氣釋卿雲猶言卿雲者喜氣也卿與慶同慶即喜也若加一見字則隔斷上下文義上文

景星者德星也若改爲景星見德星也其可乎藝文類聚祥瑞部引此有見字漢書天文志有見字皆後

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人事部休徵部引史記皆無見字晉書天文志曰慶雲

亦曰景雲此喜氣也書大傳注曰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卿雲此和氣

也此雖小變其文而亦無見字蓋喜氣和氣皆是釋卿雲二字不當有見字也

則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念孫案則者

若也言若風復起有雲則其稼復起也古者則與若同義高祖紀曰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

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今若來也。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言彼若肆然而爲帝也。燕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高祖紀。作若漢挑戰。此尤其明證矣。漢書天文志。無則字者。省文耳。或以則爲衍字。失之。

### 占種其所宜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顧子明曰。下其字。因上其字而衍。漢志無。

### 鹿解角

鹿解角。念孫案。鹿當從天文志作麋。字之誤也。夏至鹿解角。冬至麋解角。諸書皆然。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史記亦作麋解角。

###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張守節斷暑景。歲星所在爲一句。說曰。

言暑景歲星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暑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念孫案張說非也。暑景上屬爲句。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者。此言日至測暑景之事也。自歲星所在以下。別爲一事。與暑景無涉。漢書天文志無歲星所在四句。歲星所在者。謂歲星所居之地。非謂暑景歲星行不失次也。五穀逢昌者。逢與豐古字通。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周語道而得逢昌。逢作豐。又淮南天文篇見下。逢昌卽豐昌。非謂逢其昌盛也。其對爲衝者。言與歲星所居之地相對則爲衝。衝者。相對之名。上文曰。國皇星所出。其下起在壽星。則降婁爲衝。歲在大火。則大梁爲衝。非謂暑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也。地當歲星之衝。則有殃。襄二十八年左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杜注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淮南天文篇曰。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是其明證矣。

天道命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念孫案天道命當作天道性命。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本論語爲說。則命上當有性字。正義內兩言天道性命。是其明證矣。孔子世家亦曰。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河戒

朝鮮之拔。星蒞於河戒。單行索隱本。及宋本游本並如是。而王本則於河下缺一字。載索隱曰。天文志武

帝元封之中。星孛於河戍。東遇反。今本漢志誤作戌亥之戍。其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又曰：其河戍卽南河北河

也。字並作戍。宋本游本正文雖作戍，而所載索隱皆作戍，與王本同。若各本及毛刻單行索隱本則盡改爲戍矣。引之曰：作戍者是也。戍讀戍申戍甫之戍。

說文：戍，守邊也。戍，訓守邊。故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晉書隋書天文志並云：南河曰南戍，北河曰北戍。

開元占經：南北河戍字。前後凡百餘見，皆作戍，不作戎。其歲星熒惑太白辰星四占，並引石氏曰：守南河

戍，蠻夷兵起。邊戍有憂。太白占又引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戍，邊戍有謀。流星占引巫咸曰：流星犯南河，蠻

夷兵起。防戍有憂。彗星占引海中占曰：彗星犯南河，蠻越兵起。邊戍有憂。然則河戍之戍，本作邊戍。字明

甚。上文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戍。今本正義戍作戎，後人所改也。戍可言置，戎不可言。

置。南河南戍，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戍，一曰陰門，亦曰胡門，置而爲戍者，謂置守邊之亭障也。十

年左傳注脩其城而置戍。故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曰：南北河戍，一名天高，一名天亭，義取戍邊之人登亭

障以候望也。唐書天文志曰：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戍。北戍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

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

南戍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

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戍爲胡門，南戍爲越門。以上唐書天文志。一

行所論，正取邊戍之義，其字亦當作戍。且一行開元中受詔治新曆，與司馬貞張守節及作開元占經之

瞿曇悉達皆同時人。斷無諸家河戍字不誤。而一行獨誤作戒之理。自傳寫者誤書作戒。而文義遂不可通。隸書戒字或作戎。與戍相似而誤。淺人襲謬承譌。反以作戒者爲正文。而改史記之河戍以從之。則惑矣。唯漢晉隋志未改。且

戒界二字古不同聲。自唐以前之書無以此二字通用者。後人不知戒爲戍之譌。而以兩戒爲兩界。此誤之又誤也。戒於古音屬志部。界從介聲。於古音屬祭部。自韻書以戒界潤爲一音。而宋人遂以兩戒爲兩界矣。志祭二部古不相通。說見經義述聞。終不可用也。下錢氏史記攷異誤

從作戒之本。至作新養錄。又謂戒當爲戍。戍古鉞字。而引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爲證。并欲改天文志星孛於河戍之戍爲戍。案北河在鉞北。南河在鉞南。則鉞非南北河。不得謂南北河爲河鉞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戍與戍俱爲帝闕。上爲邊戍之戍。下爲斧戍之戍。較然甚明。若改作兩河戍。則不須更言與戍矣。且鉞只一星。何得稱兩河鉞乎。錢說非也。

封禪書

遂覲東后

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念孫案覲本作見。史公述尙書。每以詰訓之字相代。故五帝紀云。遂見東方君長。此云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以遂代肆。以見代覲。以君長代后。又以諸侯釋后。二篇之文。可以互證矣。後人依尙書改見爲覲。不知五帝紀正作見。且上文見四岳諸牧。亦是以見代覲也。又案漢書郊祀志。卽本史記。而亦云遂見東后。則史記之本作見益明矣。

羨門子高 最後

而宋母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念孫案。羨門子高。高上本無子字。此因索隱內羨門子高而誤衍也。索隱本出羨門高三字。注曰。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則正文內無子字明矣。郊祀志亦無子字。又案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母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非也。念孫案。以最後爲人名者是也。皆燕人三字。乃總承上文之詞。若以最後爲甚後。則與上下文義皆不相屬矣。最疑取字之誤。說文取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集解徐廣曰。取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集解徐廣曰。聚一作取。今本取字並誤作最。又周本紀之周聚。東西周策並誤作周最。趙世家之顏聚。趙策誤作顏最。又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爲取。今本亦誤作最。高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聚與取古字通。穀有穀音。穀與後聲相近。疑史記之最後。卽高唐賦之聚穀也。

黃金銀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念孫案。銀上本有白字。後人以金有五色。故言黃金以別之。銀唯一色。不須言白。故刪去白字耳。不知書傳言白銀者多矣。且黃金白銀相對爲文。少一白字。則文不成義。世說言語篇注。文選思元賦注。結客少年場行注。石闕銘注。藝文類聚。居處部。靈異部。初學記。地部。山類海類俱引釋道部。寶器部。太平御覽。地部。珍寶部。引此皆有白字。郊祀志無白字。亦後人所刪。秦始皇紀。正義引郊祀志。亦有白字。



賽

冬賽禱祠念孫案賽本作塞古無賽字借塞爲之說文無賽字新附有之急就篇謁楊塞禱鬼神龍顏師

寇去事已塞禱韓子外儲說右篇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漢書武五子

傳亦云殺牛塞禱周官都宗人注祭謂報塞也漢書極山碑各白羊塞神山又見下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今本正文注文俱改爲賽又刪去與賽同三字其失甚矣漢

書郊祀志亦作塞篇內賽字並同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念孫案填星下脫辰星二字當依郊祀志補

春三月及時臘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念孫案三月當從郊祀志作二月臘上不當有時字此因上文歲時字而衍郊祀志無時字

釋

古者先振兵釋旅念孫案釋本作澤故徐廣音義曰古釋字作澤高祖功臣侯者表張節侯毛澤之亦作表作釋之又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爲之莫知其澤之並與釋同孝武紀亦作澤後人改澤爲釋則與音義相左矣下文澤兵作釋兵亦是後人所改

平準書

後絀恥辱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念孫案絀上本無後字。後人以意加之耳。漢書食貨志作先行誼而黜媿辱。師古曰。以行誼爲先。以媿辱相黜也。黜與絀同。絀上加一後字。則文不成義矣。

賈滅朝鮮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滅朝鮮。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也。史記攷異曰。案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秋。東夷薺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至元封三年。滅朝鮮。相距二十年。不得并爲一事。且滅朝鮮者。爲荀彘楊僕。亦無彭吳賈其人也。漢書食貨志。但云彭吳穿穢貊朝鮮。置蒼海郡。較之史記爲確。予又疑滅字當爲濊字之譌。濊與薺穢同。賈讀爲商賈之賈。謂彭吳與濊朝鮮賈易。因得通道置郡也。小司馬謂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非是。念孫案。錢以滅爲濊之譌。是也。賈仍當依漢書作穿。顏師古曰。木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是也。上言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此亦言彭吳通道東夷。置蒼海郡。非謂與濊朝鮮賈易也。隸書穿字或作窞。形與賈相近。因誤爲賈。漢張氏穿中記。本造此穿者。穿字作窞。是其證也。

通適

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念孫案皆通適三字文不成義通卽適字之誤而衍者也索隱本無通字食貨志亦無

吾有羊上林中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念孫案羊下脫去在字當依漢書卜式傳補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獸部引史記並有在字

楊可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念孫案楊可二字後人依下文加之也食貨志作於是告緡錢縱矣顏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無楊可二字索隱於此處無注至下文楊可告緡徧天下始云楊姓可名也則此處本無楊可二字明矣

郡國

郡國多姦鑄錢念孫案郡國下脫民字索隱本出人多姦鑄錢五字人卽民字也食貨志作郡國鑄錢民多姦鑄是史記漢書皆有民字

市列肆

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念孫案市列下本無肆字此涉索隱內市肆而誤衍也市列卽肆也故

襄三十年左傳注曰羊肆市列也。無庸更加肆字。索隱本作坐市列。注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中。此是加肆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內本有肆字也。食貨志亦作坐市列。顏師古曰市列謂列肆。是史記漢書皆無肆字也。鹽鐵論救匱篇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漢書西域傳屬資國有市列。

### 史記第三

吳太伯世家

憾

見舞象節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念孫案憾本作感。後人依今本左傳改之耳。古無憾字。借感爲之。說文無憾字。昭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釋文感戶暗反即今憾字也。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唐石經並作感。宣二年以其私憾。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釋文並作感。逸周書大戒篇曰內姓無感外姓無讎。韓策曰感忿睡眦之意。鹽鐵論備胡篇曰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曰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杜鄴傳曰內無感恨之隙。字並與憾同。又見下。索隱本出有感二字。注曰感讀爲憾。字省耳。胡暗反。今既改正文爲憾。又改注文曰憾或作感。字省耳。亦讀爲憾。又音胡暗反。其失甚矣。襄二十九年左傳美哉猶有憾。釋文正作感。

爾而

爾而忘句踐殺女父乎。念孫案此當作而忘句踐殺女父乎。而卽爾也。定十四年左傳作而忘句踐之殺

而父乎。是其證。今作爾而者。後人依五子胥傳。旁記爾字。因誤入正文也。董份謂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則從爲之辭耳。

齊太公世家

崔杼歸

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念孫案。歸上本有毋字。毋與無同。凡史記有無字。多作毋。索隱本出崔杼毋歸四字。注曰。毋音無。襄二十七年左傳。至則無歸矣。乃縊。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皆其證。宋本毋作無。而刪去索隱毋音無之注。今本又脫無字。

魯周公世家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念孫案。此文當有二本。一本作一飯三起。一本作一飯三吐哺。而後人誤合之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沐類。賢類。禮賢類。待士類。引此。並作一飯三起以待士。而無吐哺二字。此一本作三起之證也。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一飯三吐哺以待士。而無起字。此一本作三吐哺之證也。考諸書所記。言三起者。則不言吐哺。言吐哺者。則不言三起。今既言吐哺。而又言起。則詞意重沓。且一本作三起者。本以一飯三起爲句。而以待士三字。則總承上二句言之。今作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則當

斷一飯三吐哺爲句。而以起字下屬爲句。起以待士。斯爲不詞矣。

所知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念孫案。知當爲咨。聲之誤也。所問所咨。皆承上文而言。周語正作所咨。

哀姜

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念孫案。索隱本哀姜上有爲字。於義爲長。

衢

遇孟武伯於衢。念孫案。衢本作街。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作街。注曰。有本作衢者。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案街衢字形相近。故街誤爲衢。索隱引左傳孟氏之衢者。以明其當作街。不當作衢。非正文本作衢也。若正文本作衢。不得誤爲衢矣。又案爾雅。四達謂之衢。說文。街。四通道也。則街卽是衢。史公述春秋傳。多以詰訓之字相代。後人改街爲衢。失史公之意矣。

燕召公世家

恫恐

國大亂。百姓恫恐。燕策作恫怨。下文衆人恫恐。燕策姚本作恫怨。鮑本元作恫恐。改爲恫怨。案作恫恐者是也。作恫怨者。後人不曉恫恐之義。因據大雅思齊篇改之耳。索隱曰。恫痛也。恐懼也。念孫案。小司馬分恫恐爲二義。非也。恫亦恐也。與神罔時恫之恫異義。蘇秦傳。秦恐韓魏之

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小司馬以恫為恐懼是也。疑亦恐也。或言恫恐，或言恫疑。其義一也。說見後洞疑下。

北迫 內措

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念孫案：北當為外字之誤也。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因誤為北。外迫內措相對為文。蠻貉故言外。齊晉為中國諸侯。故言內。若云北迫，則與下句不對矣。又索隱曰：措交雜也。又作錯。劉氏云：爭陌反。各本爭陌反。譌作爭錯也。今據索隱單行本訂正。案劉音是也。措者迫也。字本作笮。說文：笮，迫也。笮且危。或作笮。周官典同。侈聲。笮。又作迮。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曰：迮，迫也。史記漢書通作措。漢書梁孝王傳：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史記同。晉灼曰：措置字，借以為笮耳。師古曰：謂為門扇所笮。王莽傳：迫措青徐盜賊。師古曰：措讀與笮同。皆其證也。外迫蠻貉，內措齊晉，措亦迫也。小司馬讀為交錯之錯，失之。風俗通義皇霸篇曰：燕外迫蠻貉，內笮齊晉，即用史記之文。

曹叔世家

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盪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解末二句曰：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尙

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念孫案張說甚謬。如讀爲而言。叔鐸非不欲引曹之祀。而無若公孫彊之不脩國政。以致絕祀何也。文五年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此云知唯德之不建。又云叔鐸之祀忽諸。皆用臧文仲語。

### 宋微子世家

爲死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念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身死而國終不治。不如去也。古者或謂如曰爲。說見韓策。縱韓爲不能聽我下。

爲柩

彼爲象箸。必爲玉柩。爲柩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念孫案。爲柩亦當作爲玉柩。此承上文言之。不當省玉字。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爲玉柩。

### 晉世家

唐叔虞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念孫案。唐上本有晉字。後人以晉唐不當並稱。故刪去晉字也。今案昭元年左傳。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下文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注曰。取唐君之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者。皆謂之唐叔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實爲晉之始祖。故言晉唐叔虞以別之。索隱本出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文在其手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念孫案。文上脫有字。當依左傳及鄭世家補。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晉世家。皆有有字。

有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念孫案。有讀爲又。傳二十四年左傳作又。又楚世家。處旣形便。勢有地利。有亦讀爲又。又與旣文義相承。又樂毅傳。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有亦讀爲又。燕策作傷先王之明。而有害於足下之義。廉頗藺相如傳。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有何怨之有。亦讀爲又。淮陰侯傳。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有亦讀爲又。漢書作又。吳王濞傳。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有亦讀爲又。凡經傳又字多作有。說見釋詞。

此受次賞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念孫案。上既云此復受次賞。則此亦當然。若無復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正作此復受次賞。

### 楚世家

#### 坼剖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念孫案。剖本作副。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釋文。副。孚逼反。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又見集解有簡狄胸剖生契之語。因改副爲剖耳。說文。副。判也。籀文作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作坼𠄎而生。是其明證矣。

#### 越章王

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念孫案。大戴禮帝繫篇。越章作戚章。索隱引世本作就章。戚字古聲與蹇相近。說見唐韻正。而蹇從就聲。蹇然或爲蹇然。蹇芻或爲蹇芻。見曲禮及漢書賈誼傳則作戚者是也。戚譌爲戍。即今斧鉞字故又譌爲越。猶甯戚之譌爲甯越矣。見淮南道應篇

#### 使棄疾殺之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念孫案。此當作使疾殺之。疾。速也。昭四年左傳。作王使速殺之。是其證也。今本疾

上有棄字者。因下文公子棄疾而誤。

卑梁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念孫案。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此。卑梁下有女字。是也。吳世家曰。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伍子胥傳亦曰。兩女子爭桑。呂氏春秋察微篇亦曰。楚邊邑卑梁處女。

僞謂楚王

楚威王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念孫案。僞讀曰爲。人謀而不忠之爲。言張丑爲田嬰謂楚王也。古作爲之爲。通作僞。故爲人謀之爲。亦通作僞。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僞爲卽爲謂。

搏其士卒

盼子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索隱曰。搏音膊。亦有作附讀。念孫案。膊附二音皆非也。搏當爲搏字之誤也。搏與專同。田完世家。韓馮搏三國之兵。集解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吳王濞傳。燕王搏胡衆入蕭關。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此言搏其士卒。以與王遇。意亦同也。齊策作整其士卒。整與搏意亦相近。作搏則非其指矣。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念孫案。索隱本出二十六年四字。注曰。案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據此。則正文本作二十六年。而小司馬以爲當作二十年。今本依小司馬改爲二十年。則與注內此云二十六之語不合。故又於注首加八字云。俗本或作二十六年。然後接以案下文云云。甚矣其謬也。

鄒

鄒費邳者。羅鸞也。念孫案。鄒本作騶。古多以騶爲鄒字。封禪書。祠騶嶧山。吳世家。爲騶伐魯。陳杞世家。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田完世家。騶忌騶衍。孟子傳。齊有三騶子。韓長孺傳。曾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邾國。王吉傳。能爲騶氏春秋。又漢有騶氏二鏡。銘造孔廟禮器碑陰。有騶章仲癩。蕩陰令張遷碑陰。有騶叔義。索隱本出騶費二字。注曰。鄒祕二音。今本改騶爲鄒。則小司馬無庸作音矣。下文塞鄒魯之心。孟子傳。孟軻鄒人也。索隱本並作騶。班馬字類及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孟子傳。並作騶。宋本同。

必萬之於虎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念孫案。必萬之於虎。索隱本作必萬於虎矣。於義爲長。越王句踐世家。

怨伐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念孫案。怨伐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以怨伐連文者。伐字蓋因下

文而誤衍也。文選鵬鳥賦注引此無伐字。

鎮

鎮撫國家。念孫案鎮本作填。古多以填爲鎮。撫字。小雅采芣篇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釋文鎮本作填。侯天官書填星歲填一宿。齊悼惠王世家贊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蕭相國世家填撫。索隱本出填撫。諭告使給軍食。平津侯傳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字並與鎮同。索隱本出填撫二字。注曰鎮音今改填爲鎮而刪去其音妄矣。

導諛

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念孫案導諛卽詔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己道人謂己諛人。道人卽詔人也。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詔。是道與詔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詔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詔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詔與導聲之轉。詔諛之爲導諛。色及之爲導及。禮書自及士作略。及大戴禮禮三本篇作導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案禪服之爲導服。士虞禮記中月而禪。鄭注古文色字當讀爲覃。及鬼方之覃。集解本。色譌作函。辯見禮書。禪服之爲導服。禪或爲導。喪大記禪而內無哭者。注禪或作道。說文函棧二字並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玉篇函他。念他感二切。棧餘母切。禪之或爲導。函棧之讀若導。其理一也。皆聲轉而字異也。

請成越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念孫案文選答蘇武書注引此作請成於越。今脫於字。

不貴 不見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吾患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祇因患譌作貴。後人不得其解。遂於貴上加不字耳。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今本作貴其能以讓也。此亦是患譌作貴。後人因刪去不字也。或增不字。或刪不字。皆由不知貴爲患之譌耳。不自見其睫。今本脫自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引此有自字。下文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則有自字明矣。韓子喻老篇。杜子諫楚莊王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今本患上有愚字。即患字之誤。而衍者又脫王字。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語意正與此同。

### 職

殺人而死。職也。念孫案。爾雅。職。常也。言殺人而死。固其常也。五子胥傳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季布傳曰。季布爲項籍用。職耳。定元年左傳曰。爲宋役。亦其職也。上文曰。故我常從宋。義並與此同。

### 鄭世家

#### 是率諸侯

齊彊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念孫案。是當爲且。字之誤也。卽若也。古謂若爲卽。說見匈奴傳。言我若不往。則齊且率諸侯伐我。而納厲公也。

#### 甫瑕

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念孫案瑕本作假。索隱本出甫假二字。注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是史記本作假，不得以左傳改之也。瑕假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是其證。

娠大叔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念孫案：上文成王封叔虞於唐，索隱引此：娠大叔作動大叔。是史記舊本本作動。而今作娠者，後人不解動字之義，又以左傳作震，震與娠通，故改爲娠也。今案：娠震皆動也。爾雅：娠震動也。郭注曰：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哀元年漢書高祖紀：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昭元年今左傳作震。大雅生民篇：載震載夙。毛傳曰：震，動也。正義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是娠震皆動也。周本紀曰：身動如孕者是也。凡史公述尚書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此言方動大叔，亦是以動代震也。至小司馬述本書之文，例不以詁訓之字相代。若本書作娠，小司馬無緣改爲動也。後人不知古訓，而輒改爲娠，失史公之意矣。

趙世家

五世而生趙夙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念孫案：生當爲至。言自叔帶以至趙夙，凡五世也。上文云：自造父

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念孫案瑕本作假。索隱本出甫假二字。注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是史記本作假。不得以左傳改之也。瑕假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是其證。

娠大叔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念孫案上文成王封叔虞於唐。索隱引此。娠大叔作動大叔。是史記舊本本作動。而今作娠者。後人不解動字之義。又以左傳作震。震與娠通。故改爲娠也。今案娠震皆動也。爾雅：娠震動也。郭注曰：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哀元年漢書高祖紀：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昭元年今左傳作震。大雅生民篇載震載夙。毛傳曰：震動也。正義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是娠震皆動也。周本紀曰：身動如孕者是也。凡史公述尚書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此言方動大叔。亦是以動代震也。至小司馬述本書之文。例不以詁訓之字相代。若本書作娠。小司馬無緣改爲動也。後人不知古訓。而輒改爲娠。失史公之意矣。

趙世家

五世而生趙夙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念孫案：生當爲至。言自叔帶以至趙夙。凡五世也。上文云：自造父



已下六世至奄父。卽其證。至與生草書相似。又涉上文奄父生叔帶而誤。太平御覽封建部三。引此正作至。

### 諸大夫朝

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念孫案。文選辯亡論注引此。朝上有在字。於義爲長。

### 城不浸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念孫案。浸當爲沒。字之誤也。文選辯亡論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沒。魏世家作湛。與沈同。湛亦沒也。秦策及韓子難篇並作沈。說苑權謀篇作沒。趙策作沈。又作沒。

### 異日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念孫案。異日之文。與上他日相複。異日本作旦日。字之誤也。旦日。謂夢見美女之明日也。漢書高祖紀注。旦日。明日也。夜夢美女鼓琴而歌。故明日數言所夢。而想見其狀。不待異日也。舊本北堂書鈔樂部二。引此正作旦日。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異日。太平御覽樂部八同。

### 序往古之勳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念孫案。張所見本作厚往古之勳。故訓厚爲重。今案厚與序文義皆有未安。當依趙策作享往古之勳。字之誤也。漢荆州刺史度尙碑。厚字作摩。三公山碑作摩。並與享字相

似享受也。見傳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言不勞百姓而坐受往古之功也。

禮也 不必古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念孫案此當依趙策作理世不必一道。今本趙策理字亦譌作禮姚本云一作理而便國不必法古。理世治世也。不必法古即承上文何古之法而言。商君傳亦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今本理世譌作禮也。隸書世也相似太史公自序強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古上又脫法字則文不成義。

奇行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解上二句曰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念孫案服奇奇行兩奇字皆讀爲奇。袞之奇。周官宮正奇袞之民鄭注奇袞譌軀非常關人奇服怪民注奇服衣非常此言服正者志未必正服奇者志未必淫若謂服奇者志必淫則是鄒魯之士儒冠儒服必無奇袞之行也。中國未必無秀民蠻夷未必無俊民若謂俗辟者民必易則是吳越風俗邪辟必無秀異之士也。小司馬誤以奇行爲善行故所說皆非。

鷓之塞

攻取丹邱華陽鷓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鷓一作鴻鴻上故關今名鴻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恆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念孫案如正義則鷓之二

字乃是鴻上之譌。鴻與鴟草書相近之本作出。與上字亦相近。故鴻譌作鴟。劉畫新論通塞篇。快若輕鴻之汎長風。今本鴻譌作鴟。上譌作之耳。水經澠水注曰。澠水又東流歷鴻山。世謂是處爲鴻頭。疑卽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畫塞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澠水於是左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谿。東南流。注於澠水也。以上水經注。鴻上關卽鴻上塞。故水亦有鴻上之名。今保定府唐縣西北七十里有鴻城社。卽正義所云鴻上故關。今名鴻城者也。

### 主父開之

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之也。正義本作閉之。云謂容其入宮閉藏也。念孫案。此閉誤爲開。開又誤爲聞也。不言開門納之。而但言開之。則文義不明。當從正義本作閉之。爲是。列女傳孽嬖傳亦作閉之。

### 上倭

齊之事王。宜爲上倭。而今乃抵罪。索隱曰。倭猶行也。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倭與交同。說文。倭。交也。管子雖善不親。形勢解篇曰。與人倭。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倭。七臣七主篇曰。好倭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篇。交作倭。上交。上等之交也。言齊之事王如此。當爲王之上交。而今反觸罪也。趙策作宜爲上交。又曰。秦與韓爲上交。秦與梁爲上交。皆其證。

### 入之秦

入之秦。不聽主命。念孫案。入之秦。當作主入之秦。謂韓王入上黨於秦。而馮亭不聽也。脫去主字。則文義不明。趙策作主內之秦。不順主命。是其證。

趙氏

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念孫案。氏當爲民字之誤也。燕世家及燕策皆作民。

魏世家

無忌

無忌謂魏王曰。楊倞注荀子彊國篇引此。無忌作朱忌。念孫案。作朱忌者是也。作無忌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史記他篇中。或稱信陵君。或稱魏公子。無忌。或稱魏將無忌。其但稱無忌者。則承上文而言。今無忌之名。不見於上文。上文范痤上書信陵君。但稱信陵君。不稱無忌。而忽云無忌謂魏王曰。則文義不明。假如平原君名勝。勝字未見於上文。而忽云勝謂趙王曰。其可乎。且下文稱信陵君無忌。矯奪晉鄙兵。而此但稱無忌。則是詳於後而略於前。於理尤不可通。魏策作朱己謂魏王曰。己忌古同聲。鄭風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則史記之本作朱忌甚明。楊倞引作朱忌。則唐時本尙未誤。鮑彪注魏策云。朱己史作無忌。大事記謂信陵之言。深切綜練。皆爲俗本所惑。

交彊秦魏之兵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念孫案。交當爲支。字之誤也。形與支相近。言韓不能支秦魏之兵也。魏策作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是其證。

### 與彊秦鄰之禍 天時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念孫案。與彊秦鄰之禍。當從魏策作無與彊秦鄰之禍。此言魏與秦伐韓以求故地。韓亡則魏與秦鄰而受其禍。今魏存韓而求故地。則故地不勞而得。且韓存則魏無與秦鄰之禍。故曰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無與彊秦鄰之禍也。天時當從魏策作大時。言存韓安魏而利天下。王之時莫大於此矣。秦策曰。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是其證。

### 韓世家

不如出兵以到之 公待秦而到 施三川而歸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今本秦孤誤作孤秦。茲據宋本游本及楚孤也。文義與此同。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

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下楚字疑衍。此謂秦塞三川而守之。非謂楚也。韓策無下楚字。公不能救也。索隱解不如出兵以到之。曰：到欺也。猶俗云

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念孫案：小司馬訓到爲欺。而引俗語張到爲證。甚屬無稽。且與下文公待秦

而到之語不合。其引韓策作勁而訓爲強是也。出兵以勁之者。陽爲助魏。而實以虛聲勁之也。魏恃秦而

勁。必與楚戰。楚魏相搏。秦因取西河之外以歸。故韓策曰：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

歸也。秦策記此事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則作勁者是也。高注曰：勁彊也。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

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韓策曰：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並與此勁字同義。下文公待秦而到亦

當依韓策作公恃秦而勁。謂韓恃秦而勁。必與楚戰。而勁必與魏戰。勝則秦與韓乘楚。施三川而歸。不勝

則秦塞三川而守之。韓不能救也。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功。漢衛尉衡方碑。尅亮天功。勳譌作劇。劫譌

作劫。從至之字。或書作至。因譌而爲至。故瘞譌作瘞。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瘞。郭音風。瘞。瘞

作輕。楚辭九辯。前輕。輕之。謂今本輕譌作輕。力與刀。至與至。形並相似。故勁譌作到。西周策。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

且攻王之聚。以勁秦。鮑彪本勁譌作到。正與此同也。說見西周策。到秦下。又正義解施三川而歸曰：施猶設也。三川

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卽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

歸咸陽也。念孫案：張說甚謬。施讀爲移。移易也。言與韓乘楚。而因易三川以歸也。韓策作易三川而歸。是

其明證矣。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蔡澤傳曰：利施三川，以實宜陽。秦策同。張訓施爲展，亦非。義並與此同。施與移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國蓄篇：今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劍人之所施易。施字並讀爲移。施又音以鼓反，亦與移通。大傳絕族無移服。喪服傳移作施。釋文並以鼓反。莊子人閒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崔譔云：施移也。音以鼓反。

### 田敬仲完世家

#### 粟予民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文不成義。粟當爲稟。音彼錦力錦。二反。稟予猶給予也。謂以小斗收之，而以大斗給之也。說文：稟，賜穀也。廣雅曰：稟，予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顏師古曰：稟，給也。中庸既廩稱事。釋文：廩作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管子五行篇：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尹知章曰：廩，給也。廩與稟古同聲而通用。今本稟作粟者，稟粟隸書相似。漢楚相孫叔敖碑：莽枯全碑，以家錢糴米粟。粟作稟，二形相似。又涉下文請粟而誤耳。太平御覽器物部引史記作廩，是其證。

#### 毀言 譽言

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又下文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念孫案：兩言字皆後人所加。毀譽皆言也。無庸更加言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刑法部下。陳禹謨本並依俗本加言字。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

一職官部六十四治道部四刑部十一引此皆無兩言字通典職官十五同唯通鑑周紀一作毀言日至譽言日至則所見史記本已有兩言字矣

春溫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念孫案濁以春溫文不成義索隱本出大弦濁以溫者君也八字注云案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也據此則小司馬本無春字今本作春溫者一本作溫一本作春而後人誤合之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春從別本也陳祥道禮書引作春溫則所見本已誤

醴之愉

攬之深醴之愉者政令也集解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醴音釋史記釋字多作醴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念孫

案徐云一作舒者謂醴一作舒非謂愉一作舒也醴之愉下文作舍之愉而舍字古讀若舒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

人斯篇亦不違舍與車野爲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釋文音舒公羊茶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聘禮記發氣焉盈容鄭注發氣舍氣也舍氣卽舒氣醴通作舍故

又通作舒若愉字古音在侯部舒字古音在魚部兩字絕不相通故書傳中愉字無通作舒者而字書韻

書愉字亦無舒音索隱之愉音舒當作愉音俞淮南本經篇注曰愉和也攬之深醴之愉愉政令之寬猛相濟今作音舒者卽因集解內

舒字而誤



三人行

三人行必得我師念孫案三人行本作我三人行今本無我字者後人依俗本論語刪之也何晏注皇侃義疏經典釋文唐石經邢昺疏皆有我字說見石經考文提要集解引何注言我三人行則史記原文亦有我字當補入

景行行止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念孫案宋本行止作行之王應麟詩攷引此亦作行之今本仍作行止者後人依詩文改之也案小雅車牽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又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本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也詩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作之未可輒據今本毛詩以改史記也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雖嚮與行異文而上下句亦皆作之

陳涉世家

次近所旁

又聞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本無近字念孫案近卽所字之誤而衍者也次所謂戍卒止次之所也其旁有叢祠故曰次所旁叢祠加一近字則文不成義矣漢書亦無近字

伍徐

鍾人伍徐。徐廣音義曰。徐一作逢。漢書陳勝傳作五逢。引之曰。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爲徐。字之誤也。說文徐讀若蠡。徐與逢聲相近。故字相通。趙氏雲崧廿二史劄記謂漢書改徐爲逢。非也。

外戚世家

寒臥岸下

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念孫案。寒當從漢書作暮。字之誤也。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亦作暮。

奇兩女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者依也。念孫案。奇卽倚字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擗。杜子春云。或云奇讀曰倚。是倚與奇通也。顏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是也。小司馬訓奇爲異。失之。

身貌

視其身貌形狀。念孫案。古書無以身貌二字連文者。身當爲體。俗書作體。因脫其右半耳。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此並作體貌。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體貌閑麗。漢書五行志曰。體貌不恭。

蕭相國世家

乃令蕭何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念孫案。蕭何下脫去第一二字。當依漢書漢紀補。上文是羣臣以爲曹參位次當居第一。而高祖及鄂千秋皆以爲蕭何當第一。此處若不言蕭何第一。則上文全無收束矣。蕭何第一爲一事。賜帶劍履云云又爲一事。太平御覽治道部引史記正作乃令蕭何第一。

### 曹相國世家

#### 東阿

北救東阿。念孫案。阿上本無東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本戰國時阿邑。田完世家所謂齊威王烹阿大夫者也。漢始置東阿縣。故史記中或謂之阿。或謂之東阿。索隱本出北救阿三字。注云。阿卽東阿也。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則正文內無東字甚明。今本旣加東字。又刪去注內阿卽東阿也。五字。其失甚矣。絳侯世家擊秦軍阿下。亦不稱東阿。

####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念孫案。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本作如齊故諸儒以百數。齊故諸儒四字連讀。如與而同。言參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之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也。漢書作而齊故諸儒以百數。是其明證矣。今本史記故下有俗字者。後人不知如與而同。而以如齊故三字連讀。遂於故下加俗字。謂參之治齊。欲如其故俗。不事更張也。不知參問政於諸儒。而諸儒言

人人殊。未知所定。及蓋公教以清靜無爲。然後用黃老之術。而齊國大治。若參之治齊。本欲行所無事。則不待蓋公教之矣。皆由不知如之讀爲而。故文義失而句讀亦舛也。

類若畫一

蕭何爲法。類若畫一。集解徐廣曰。類音古項反。一音較。古岳反。索隱本類作觀。注曰。漢書作講。文穎云。講一

作較。案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觀音講。亦作講。小顏云。講和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觀念孫

案。集韻上聲三講。講古項切。明也和也。直也。史記類若畫一。或作觀。通作講。又入聲四覺。類訖岳切。明也。

和也。史記類若畫一。或作觀。通作較。集韻兩引史記。並云。或作觀。與小司馬本同。而說文玉篇廣韻皆無

類字。則類卽觀之譌也。集解同。凡從見之字。隸書或譌從頁。周官大宗伯。殷覲曰。視。今俗本譌作類。故觀譌作類。觀從菁聲。而

讀若港。猶講從菁聲。而讀若港也。觀從菁聲。而讀若角。猶觀從菁聲。而讀若角也。見說文。或謂類爲觀之

也。卽月令角斗甬之角。與此義不同。且觀字從斗。斗與頁形相近。若本是觀字。無緣譌爲類也。漢書一本作較。較與觀聲亦相近。

留侯世家

直墮其履。汜下。

今本及漢書張良傳。汜字皆作圯。乃後人所改。劉攽宋祁已辨其誤。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汜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履。念孫案。老父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欲以觀其

能忍與否耳。如小司馬說。則是墮履出於無意。失其指矣。但崔浩訓直爲故。望文生義。於古亦無據。案直之言特也。謂特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也。韓詩外傳。客謂匱生曰。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女。卽束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此直字與直墮其履之直同義。亦謂特使人追還之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賜任王后。亦謂特使人取壘樽賜之也。直與特古同聲而通用。祭義曰。參直養者也。安能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義並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高誘注曰。特猶直也。酈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

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具以酈生語告。句。曰。於子房何如。句。於子房何如者。猶言子房以爲何如也。齊策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言王以爲當何如也。趙策趙王謂虞卿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言子以爲何如也。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漢書作於公何如。吳王濞傳。上問袁盎曰。今吳楚反。於公何如。皆謂公以爲何如也。語意正與此同。漢書張良傳。作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新序善謀篇。作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

皆其明證矣。後人不解於子房何如之語，遂移於子房三字於告字之下，而讀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爲一句，不知稱子房者乃高祖之語，若史公記事之詞，則當稱張良，不當稱子房也。弗思甚矣。

釋箕子之拘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念孫案：釋箕子之拘，本作式箕子之門，今本式作釋門，作拘者，後人據禮記逸周書荀子及東晉古文尙書改之也。不知他書作釋箕子之囚，此獨作式箕子之門。呂氏春秋慎大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高注：清淨其宮以異之。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南道應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高注：柴，護之。二書說武王禮箕子之事，與此文相近也。下文曰：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封聖人之墓，卽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閭，卽表商容之閭，式智者之門，卽式箕子之門。若作釋箕子之拘，則與下文不合矣。徐廣音義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案拘一作囚。

當爲拘一作門，蓋徐氏所見有二本，一作釋箕子之拘，一作式箕子之門。也。今本則又改門爲囚矣，而釋一作式，式字尙未改，則古本猶可考見也。漢書張良傳：新序善謀篇，並作式箕子之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

并葬黃石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念孫案：并葬黃石下，不當有冢字，此涉下文上冢而誤衍也。漢書作并葬黃石，藝文類聚地部，太平御覽時序部臘類及地部，引史記亦作并葬黃石，初學記歲時部，引作并黃石葬，御覽時

序部伏類引作并黃石葬之皆無冢字。

### 陳丞相世家

長美色

平爲人長美色。念孫案當從漢書作長大美色。下文人謂陳平何食而肥。肥與大同義。若無大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正作長大美色。

攻下殷王

漢王攻下殷王。念孫案殷下王字涉上文殷王而誤衍也。攻下殷者謂攻下殷國。項羽紀立司馬印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殷下不當有王字。下文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亦但言殷不言殷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無王字。漢書亦無。

監護軍長者

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加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念孫案長者諸將自謂。猶言使之監護我等也。監護下不當有軍字。此因上文典護軍而衍。漢書漢紀皆無軍字。

顧大王用之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念孫案顧當依漢書作願。草書之誤也。

絳侯世家

吏事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念孫案。此當作吏方驗而出之。不當有事字。蓋古文事字作吏。與吏相似。故吏誤爲事。今本作吏事者。一本作吏。一本作事。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周勃傳無事字。

恨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吾甚恨之。念孫案。恨。悔也。商君傳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范睢傳曰。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量錯傳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李將軍傳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漢書同。師古曰。恨。悔也。義並與此同。

三王世家

極臨 西湊

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念孫案。極。遠也。言遠臨北海也。楚辭九歌。望涿陽兮極浦。王注曰。極。遠也。廣雅同。湊。當爲溱。故正義音臻。而訓爲至。漢書王褒傳。萬祥畢溱。谷永傳。暴風三溱。王莽傳。聖瑞畢溱。師古竝云。溱與臻同。作湊者。字之誤耳。班馬字類。十九臻韻有湊字。引史記西湊月氏。音臻。則所見本已誤。

俚



毋儼德。集解徐廣曰：儼一作非。念孫案：儼德本作非德。徐廣音義：本作非。一作儼。今本非作儼。肥作非者，皆後人依下文褚先生語改之也。索隱本出無非德三字。注曰：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儼。儼，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業。今改正文作儼。則與索隱本亦作儼之語不合。且正文本作非。故孔文祥訓爲薄。若作儼，則當訓爲敗。訓爲背，不得訓爲薄矣。又下文褚先生曰：誠燕王以無儼德。索隱曰：案上策云作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儼當音扶味反。據此，則下文自作儼。此文自作非，不得據彼以改此明矣。

#### 史記第四

#### 伯夷列傳

可謂善人者非邪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邪，抑非也。注曰：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善人者邪。念孫案：淮南王傳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貨殖傳曰：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語意竝與此同。疑索隱本是原文，而今本爲後人所改也。老子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語意亦相似。

跖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本跖作蹠。注曰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據此則正文本作蹠。集解內當有蹠一作跖之語。故云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也。今本正文作跖。又脫去集解。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改其文曰蹠與跖同。竝音之石反。斯爲謬矣。正義述正文亦作蹠字。

老子韓非列傳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陽。諡曰聃。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案索隱本出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云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遊天台山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竝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竝與小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爲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爲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今本離合與宋本相反。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之也。索隱本出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十一字。今本脫一合字。據宋本史記補。注曰。案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與此傳離合正反。蓋周秦二本紀皆言離五百歲而復合。此言合五百歲而離。故云離合反正。若此文與周秦本紀同。則何相反之有。

### 離辭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義曰。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念孫案。離辭。陳辭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曰。離。陳也。是其證。枚乘七發云。比物屬事。離辭連類。亦與此同。

### 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句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念孫案。此當以迺自以爲也故爲句。說者與知焉爲句。爲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章注。爲成也。淮南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不爲不成也。孟子萬章篇。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言莫之爲而成也。韓策。烏不爲烏。鵲不爲鵲。言不成烏。不成鵲也。也。讀爲他。他故。他事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八故。謂八事。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昭三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故。何杜注。並曰。故事也。謂人主顯有所出事。而實自以成其他事。此唯恐人之知其謀也。而說者與知之。則身必危。韓子說難篇。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是其明證矣。他字古或通作

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也。與他同。賈子脩政語篇。是以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君道篇。自也皆作自他。他字本作佗。他之通作也。猶佗之通作它耳。索隱正義皆讀迺自以爲也絕句。失之。

大忠

大忠無所拂悖。辭言無所擊排。

今本悖辭二字互誤。鍾山札記已辯之。

迺後申其辯知焉。韓子說難篇。大忠作大意。念孫案

作意者是也。意與言正相對。必二者皆當於君心。然後可以申其辯智也。小司馬以大忠爲匡君。不知說

難一篇。皆謂進言者之宜順不宜逆。意在得君不在匡君也。蓋史記意字本作憲。

說文。憲滿也。方言。作臆。漢巴郡太守樊敏碑。作

億。又說文。十萬曰億。今作億。說文。億安也。今亦作億。是從意之字。多與從意者相通。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爲忠矣。

孫子吳起列傳

坐爲計謀

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念孫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坐作主。於義爲長。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念孫案。子字本在三者下。今誤在三者之上。則文不成義。後漢書

朱浮傳注引此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通鑑周紀一同。呂氏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 自喜名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自喜猶自好也。孟嘗君傳贊。好客自喜。田叔傳。爲人刻廉自喜。鄭當時傳。以任俠自喜。皆其證。加一名字。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無名字。

### 五子胥列傳

### 縣吳東門之上

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念孫案。縣吾東門之上。縣本作著。張略反此後人依吳語改

之也。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曰。置著也。是著與置同義。吳世家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越世家曰。取吾眼置吳東門。此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其義一也。說苑正諫篇曰。抉吾眼著之。吳東門。語卽本於史記。呂氏春秋知化篇亦曰。抉其目著之東門。後人據吳語改著爲縣。不知吳語自作縣。史記呂覽說苑自作著也。匡謬正俗八引史記作抉吾目著於東門。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並作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此皆其明證矣。

### 乃劫之

乃劫之王如高府。念孫案。劫下本無之字。哀十六年左傳曰。白公以王如高府。楚世家曰。因劫惠王置之。

高府。此曰乃劫王如高府。其義一也。劫下不當有之字。

仲尼弟子列傳

其地狹以泄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內傳陳成恆篇。念孫案。泄字於義無取。下文地廣以深。深與

淺正相對。則作淺者是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淺。蓋泄或作洩。形與淺相近。淺誤爲洩。又誤爲泄耳。

又案地可言廣狹。不可言深淺。地當爲池。字之誤也。上言城。故下言池。池有廣狹深淺。故此言狹以淺。下言廣以深也。越絕書吳越春秋並作池字。

排藜藿

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藿。徒甲反。字之誤

也。藿卽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藿藿。郭注曰。藿藿似藜。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鼯鼯之逕。案藜藿皆

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言排。越世家曰。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彼言披藜藿。此

言排藜藿。其義一也。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可以言排矣。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管子小匡

篇曰。蓬蒿藜藿並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藜藿與蓬蒿皆是穢草。故云排藜藿。入窮閭。若藿

則非其類矣。魏書李騫傳。騫贈盧元明。魏收詩曰。稍旅原思藿。坐夢尹勣荆。則騫所見史記本。正作藜藿。

也。凡書傳言藜藿者，皆謂採以供食。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聚橡栗藜藿而食之。墨子魯問篇曰：短褐之衣，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此皆與言藜藿者異義，不可比而同之也。藿藿字形相似，故藜藿多譌爲藜藿。晏子春秋外篇曰：晏子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淮南脩務篇曰：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晏子韓子與荆棘並舉，淮南言不可爲櫨棟，則藿字明是藿字之譌。詳見淮南而校書者皆莫之或正，蓋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所以沿誤而不知也。

### 冉季字子產

冉季字子產，引之曰：此本作冉季產，字子二字，則後人據家語增之也。單行索隱本出冉季產三字，注云：家語冉季字產，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是家語以產爲字，不與史記同。史記原文無字子二字，明矣。唐書禮樂志作冉季產，本於史記也。冉季產者，冉其氏，季其字，產其名也。左氏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是其例也。家語改爲冉季字產，大誤。古人無以伯仲叔季爲名者，惟杜預注左傳，謂祭仲足名仲字仲足，他人無此謬也。

### 邽巽

邽巽字子斂，索隱本邽作邽，云：家語巽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由避諱改之。劉氏作邽巽，邽音

圭。所見各異也。引之曰。作邦者是也。古本若非邦字。何以避諱作國。廣韻。邦。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邦字下不云是姓。然則古無邦姓。不得作邦明矣。至唐初始誤爲邦。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碑陰。并仍其誤。索隱謂家語異作選。而不云邦作邦。則家語亦作邦可知。今本家語作邦者。後人以誤本史記改之也。

商君列傳

諸庶孽公子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玉藻。公子曰臣孽。是公子卽爲孽子。旣言諸庶孽子。則無庸更言公子。呂不韋傳曰。子楚。秦諸庶孽孫。亦不言諸庶孽公孫也。文選西征賦。長笛賦注。引此皆無公字。

鞅欲變法

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行。此言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己。非謂鞅恐天下議己也。孝公恐天下議己。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鞅恐天下議己。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



善謀篇同。

收司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引之曰收當爲牧字之誤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晏子雜篇蠶桑象牧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今本牧字並誤作收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暴氏曰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漢書譌作收司捕司察姦人非也辯見下皆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後人亦依正文改爲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小都

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念孫案都大而縣小不得言集都爲縣都卽鄉字之誤而衍者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六國表曰初聚小邑爲三十一縣皆無都字

蘇秦列傳

君而不任事

奉陽君妬句君而不任事念孫案君而當爲而君言奉陽君旣妬賢而君又不任事也趙策作奉陽君妒

大王不得任事是其證。

取淇卷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念孫案卷上本無淇字。此後人據趙策加之也。索隱本出據衛取卷四字。注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正義曰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據此則正文內有卷無淇。故索隱正義皆釋卷字而不釋淇字。且正義但言守衛得卷則無淇字明矣。又案索隱言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者謂史記作取卷而戰國策作取淇也。後人據戰國策加入淇字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於引戰國策之下加無卷字三字以申明之。單行本無此三字其意謂史記作取淇卷而戰國策無卷字也。不知史記作取卷與戰國策作取淇者不同。故索隱曰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若史記作取淇卷則但云戰國策無卷字足矣。何必更言取淇乎。此不思之甚也。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卒不過三萬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趙策作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後漢書鄧禹傳注引趙策卒作士車不過三百乘。無卒不過三萬句。念孫案卒即士也。既云士不過三千不當又云卒不過三萬。蓋史記本作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即所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千。即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趙策小異。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李善注引史記蘇秦說趙王曰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是其證。後人據趙

策改土不過百里。爲士不過三千。又改下文之三千爲三萬。斯爲謬矣。卒不過三千。言其少也。若作三萬。則非其指矣。下文蘇秦說魏王亦云。武王卒三千人。

見破於人 見臣於人

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念孫案。下兩見字。皆涉上見字而衍。索隱本出臣人之與臣於人七字。注曰。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謂使彼臣己也。案索隱誤解。當從正義。正義曰。破人謂破敵也。破於人謂被敵破。臣人謂己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則無兩見字明矣。趙策亦無兩見字。

距來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索隱曰。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於來敵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此數語誤入集解內。荀子注引此不誤。念孫案。小司馬緣文生義。非也。距來當爲距黍。黍來隸書相近。故黍譌爲來。韓策作距來。亦後人依史記改之。藝文類聚軍器部。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並引廣雅曰。繁弱鉅黍弓也。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倞注。黍當爲來。卽惑於小司馬之說。時力距黍。皆疊韻字。故荀子廣雅並作鉅黍。文選閑居賦。谿子巨黍。異黍同機。李善注引史記作巨黍。距鉅。自古並通用。

不從

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念孫案。大王不從。下脫親字。當依楚策補。從卽容反。

投從約書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爲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念孫案。索隱旣云。投當爲設。則不當又云。作投甚爲易解。蓋正文投字本作設。索隱之投當爲設。今本並作投。本作設當爲投。今本並作設。此是各本皆作設。而小司馬以爲當作投。故曰。作投甚爲易解也。後人旣改正文設字爲投。又改索隱以就之。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愈充腹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案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愈充腹爲愈益充腹。亦非也。燕策作偷充腹。則愈卽偷字也。鄭注表記曰。偷苟且也。言飢人食烏頭。雖苟且充腹。而與餓者同歸於死也。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刼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愈一小快。卽偷一小快也。淮南王傳。王亦偷欲休。漢書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偷薄字說。文本作偷。從心偷聲。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偷。鄭箋偷讀爲偷。周官大司徒。則民不偷。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偷。坊記注。不偷於死亡。釋文並音偷。大

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偷逸周書偷作愉荀子王霸篇百姓貴之如帝其心字或在旁或在下轉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並與偷同其義一也愉愈偷字異而寫小異耳鹽鐵論非鞅篇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彼言愉飽此言愈充腹其義一也愉愈偷字異而義同。

### 抱柱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念孫案柱上本有梁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抱梁柱而死燕策及莊子盜跖篇同。

### 北夷

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索隱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念孫案此文言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是北夷之地去魯衛不遠小司馬以山戎北狄當之誤矣北夷當爲九夷字之誤也燕策作北夷亦後人依史記改之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書云包九夷制鄢郢是九夷之地南與楚接此言齊并淮北淮北卽楚地也齊并宋與淮北則地與九夷接故又言齊并九夷也秦策言楚包九夷方千里此言九夷方七百里七百里卽在千里之中故言楚包九夷也淮南齊俗篇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是九夷之地東與十二諸侯接而魯爲十二諸侯之一故此言齊

并九夷與魯衛也。上文言齊舉宋而包十二諸侯。田完世家言齊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此言齊并宋與淮北。又言并九夷與魯衛。以上諸文。彼此可以互證。是今本之北夷。乃九夷之誤。而不得以山戎北狄當之也。

此苦言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念孫案苦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言猶云此言。燕策作若此言上文云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下文云秦王聞若說若亦此也。說亦言也。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辯見經義述聞。荀子儒效篇曰。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譌作君。辯見荀子。皆竝用此若二字。

塞鄆阨

殘均陵塞鄆阨。念孫案塞本作安。此後人依燕策改之也。索隱本作安。鄆阨安卽闕字也。闕亦塞也。說文闕遮壅也。列子楊朱篇謂之闕聰。張淇曰。闕塞也。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曰闕逢。見一切經音義十七。釋文闕烏割反。又於虔反。於虔反之音與安相近。闕鄆阨之爲安鄆阨。猶闕逢之爲焉逢。見史記曆書。單闕之爲宣安。徐廣曆書音義曰。單闕一作宣安。董闕于之爲董安于。定十三年左傳董安于。韓子十過篇作董闕于。以遏徂旅之

爲以按徂旅也。後人依燕策改安爲塞。不知安與闕同字。闕與塞同義。無煩改爲塞也。

### 趙得講於魏

兵困於林中。林中魏地。徐廣曰：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河南苑陵有林鄉。行而攻趙。念孫案：趙得講於魏。當從燕策作「已得講於魏」。言秦兵困於魏之林中。恐燕趙來擊。則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則又移兵而攻趙也。下文曰：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是其證。今作「趙得講於魏者」。涉上下諸趙字而誤。此謂秦得講於魏。非謂趙得講於魏也。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則小司馬本不誤。

### 張儀列傳

### 數讓之

因而數讓之。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念孫案：小司馬讀數爲頻數之數。非也。秦初不見儀。至是始一見。卽責以數語而謝去之。未嘗數數責之也。數讀如數之以王命之數。高注秦策曰：數讓也。廣雅曰：數讓責也。數讓連文。猶誅讓連文。古人自有複語耳。

### 王業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念孫案：去王下本無業字。此涉上文

王業而誤衍也。王讀王天下之王。此言秦不爭於三川周室而爭於戎翟。則不能王天下。故曰去王遠矣。下文司馬錯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正對此句而言。則王下不當有業字。索隱本出去王遠矣四字。注曰。王音於放反。則無業字明矣。秦策有業字。亦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故姚宏校本曰。曾錢劉無業字。新序善謀篇亦無業字。

論其故

臣請論其故。念孫案論本作謁。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謁。注曰。謁者告也。今本既改正文作論。又改注文曰。論者告也。案訓謁為告。本於爾雅。若論字則古無訓為告者。後人之改謬矣。秦策及新序並作謁。

折韓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念孫案。折讀為制。言韓為秦所制。不得不與之共攻梁也。制折古字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為制。魏策作秦挾韓而攻魏。挾與制義亦相近。

雖無出甲

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念孫案。雖讀曰唯。唯與雖古字通。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



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此姱脩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纒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是唯無出甲出甲則席捲常山而折天下之脊也不更言釋文一本唯作雖

### 待弱國之救

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念孫案待當爲恃今作待者涉上文待諸侯之救而誤也上言秦之攻楚急而諸侯之救楚緩故曰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言弱國不可恃而彊秦不可忽若改恃爲待則非其指矣楚策正作恃弱國之救楚策上文待諸侯之救待作恃亦涉下文恃弱國之救而誤當依史記改

### 兩虎相搏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搏本作據徐廣音戟正是據字之音後人不知據字之義而改據爲搏則與徐音不合乃又於音戟上加或字謬甚辯見楚策

### 飯菽

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念孫案飯菽當爲菽飯菽飯藿羹相對爲文韓策作豆飯豆亦菽也姚宏校韓策引春秋後語亦作菽飯

督過之 過楚 不過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念孫案。督過皆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楚辭九章曰。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廣雅同。是督過皆責也。若以過爲過失之過。則當言督過。不當言督過之矣。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案過楚謂責楚也。正義謂說楚之過失以收韓。亦失之。張釋之傳曰。釋之見謝。景帝不過也。不過亦謂不責之也。

趙服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念孫案。服字義不可通。趙服當爲趙破。字之誤也。趙策作破。趙而四分其地。是其證。

入儀之梁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念孫案。入儀之梁。本作入之梁。下文曰。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是其

證入下有儀字。則文不成義。此因上下文儀字而誤衍也。齊策作乃具革車三十乘。內之梁。內卽入也。

喜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見齊策舊本作熹。誤也。念孫案。殷本紀。九侯女不熹淫。高祖

本紀。秦人熹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漢書郊祀志作熹。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桓六年。穀梁傳。陳侯熹獵。墨子魯問篇。國家熹音湛。涵。荀子堯問篇。楚莊王以憂而君以熹。漢有聞熹長。韓仁銘。又太尉劉寬碑陰。河東郡聞熹。泰山都尉孔宙碑。逢祈字伯熹。郃陽令曹全碑陰。故市掾王尊文熹。是喜字古通作熹。不得以戰國策改史記也。又案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熹。趙策曰。無熹志而有憂色。是戰國策喜字亦通作熹也。

不得待異日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念孫案。索隱本軫語犀首云云。本在上文。吾爲事來之下。其不得待異日。五字作一句讀。軫言不得待異日。故犀首卽出見之也。今本列索隱於不得待之下。而以不得待爲句。異日爲句。大謬。

秦得燒掇焚扞君之國

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扞。今本此下載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扞音煩烏。君之國。此三字。謂煩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秦且燒熇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

屬爲句。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念孫案。中國無事。與有事相對爲文。秦得燒掇焚扞

君之國。與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相對爲文。索隱掇音都活反云云。本在君之國下。下注云。謂山東諸

國共伐秦。乃專釋有事二字。今本以掇音都活反云云。列入燒掇焚扞之下。君之國之上。而以秦得燒掇

焚扞爲句。君之國有事爲句。其失甚矣。單行本亦誤。下文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有事

上有君之國三字。亦後人所加。單行本同。

### 樽里甘茂列傳

#### 議之

樽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念孫案。議下本無之字。此涉下聽之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此。作挾韓而議。無之字。秦策及新序雜事篇並同。

### 白起王翦列傳

#### 邢邱

秦嘗攻韓。圍邢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集解。徐廣曰。平泉有邢邱。正義曰。邢邱。今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平泉縣城是也。念孫案。邢邱。魏地。非韓地。徐張之說非也。此本作攻韓圍邢。邢下邱字衍文耳。秦策作秦嘗攻韓邢。此脫圖字。困於上黨。行於。是其證。邢卽經之借字也。上文曰。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經

城拔五城。正義曰：涇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案今曲沃縣西北十里汾水旁有涇庭城，卽桓三年左傳所謂曲沃武公伐翼，次於涇庭，逐翼侯於汾隰者也。秦策曰：秦攻韓，圍涇，韓策曰：秦攻涇，韓使人馳南陽之地。范雎傳曰：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涇拔之。韓世家曰：桓惠王五年，秦拔我涇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卽此所謂攻韓，圍邢，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者也。又案宣六年左傳：赤狄伐晉，圍邢，邱杜注曰：邢，邱今河內平皋縣，平皋故城在今溫縣東。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邱懷。徐張彼注，並與此注同。范雎傳曰：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秦策曰：舉兵而攻邢，邱，邢，邱拔而魏請附，是邢，邱爲魏地，非韓地，不得言攻韓，圍邢，邱也。

孟子荀卿列傳

不果所言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念孫案：果，信也。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是不信所言也。廣雅曰：果，信也。中庸：果能此道矣，謂信能此道也。孟子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謂信有以異於人也。凡書傳言果然者，皆謂信然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

下先生。卽指淳于髡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淳于髡以下。又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匈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淳于髡諸人之上。則文不成義矣。

爲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念孫案。不足爲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亦謂安足與謀也。與爲一聲之轉。故謂與曰爲。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爲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

孟嘗君列傳

一與文等

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念孫案。文當爲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爲之字之誤也。之字指食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類。引此正作一與之等。賓客類引此一與文等。此後人依史記改之。

偶人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念孫案。偶。索隱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是。舊本作禺。有偶寓二音。後人改禺爲偶。又改注文曰。偶音遇。斯爲謬矣。封禪書。木禺龍樂車一駟。索隱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龍形於木。一音偶。亦謂偶其形於木也。後漢書。劉表傳論曰。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商。日二百萬。尹知章曰。禺讀爲偶。漢書匈奴傳。此溫偶。駮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鼙鼓。溫禺卽溫偶。

如有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念孫案。如有。如或也。下文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袁盎傳曰。如有遇露霧行道死。陛下竟有殺弟之名。奈何。皆謂如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

意疑孟嘗君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念孫案。意下本無疑字。意孟嘗君者。意卽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選。長楊賦。注引廣雅曰。意疑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梁孝王世家曰。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王。漢書文三師古曰。張儀傳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直不疑傳曰。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意疑也。

已去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皆其證也。後人不知意之訓爲疑。故又加疑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疑字。

爲雄雄者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顧子明曰。爲雄下衍一雄字。爲雄二字屬下讀。

朝趨市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卽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則與下明旦相復矣。索隱出朝趨市三字。云趣音娶。後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爲朝趨市矣。李善注文選耕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旦二字。蓋亦以明旦與朝同。故節之。而不知朝趨市乃趨市朝之譌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罷癘之病

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癘之病。索隱曰。罷癘。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念孫案。躄非背疾。則罷癘之病。非謂腰曲而背隆高也。罷癘卽指躄而言。說文。癘。罷病也。廣雅。躄。癘也。是躄爲罷癘之病也。故淮南地形篇。林氣多癘。天官書正義。引作林氣多躄。癘。躄。躄。字異而義同。



發



十九人相與曰。發者。未發也。索隱本發作廢。注曰。鄭氏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念孫案。廢即發之借字。召南騷虞篇。壹發五豝。小雅賓之初筵篇。獻爾發功。徐邈並讀如廢。廢發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為刑政。上篇發作廢。列子仲尼篇。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釋文。發一本作廢。莊子列御寇篇。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發。司馬本作廢。齊策。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將即發將。謂目笑之而未發於口也。鄭氏不達。故誤解為廢棄。然以此知正文之本作廢也。若作發。則不得有此誤解矣。後人改廢為發。遂失其舊。乃或加發一作廢四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衍文十六

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自以為韓魏至此凡十六字。皆衍文。說見下。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念孫案。上文趙郝曰。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故虞卿復舉其詞而駁之曰。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然則此文當以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為一句。而必字之下。王之事秦之上。不當有以為韓魏云云十六字明矣。此不知何處錯簡。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趙策及新序善謀篇。並無此十六字。

子秦地何如毋子孰吉

002000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如毋子孰吉。念孫案。此本作子秦地何如毋子。句孰吉。句如者與也。論語先進篇方

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言予秦地與不予二者孰吉也。新序作予秦地與無予孰吉是其明證矣。今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本如上有何字者。後人據趙策加之也。趙策作與秦城。句何如不與。句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亦後人不知如之何與孰同義。趙策言何如。則不言孰吉。此言孰吉。則不言何如。後人又加何字。斯爲謬矣。訓爲與。故妄加之。

### 彊怒

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念孫案此怒字非喜怒之怒。廣雅曰怒健也。健亦彊也。後漢書第

車怒馬。李賢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盈也。義與此怒字同。

彊怒連文。又與下句弊字對文。

趙策作因秦之怒。乘趙之敝。怒與弊對文。亦非喜怒之怒。

是怒卽彊也。

上文曰吾且因彊而乘弱。是其證。

### 危哉 危反

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念孫案此危字非安危之危。危讀爲詭。詭詐也。言其爲秦之計甚詐也。樓緩使趙王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實則示天下以弱而益秦之彊。名以爲趙而實以爲秦。故曰詭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又李斯傳。今高有淫佚之志。危反之行。危亦讀爲詭。詭亦反也。言其行之反常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賈子傳職篇曰天子燕業反其學。建

潭本反譌作及。今從續漢書百官志所引。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

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

反同義。古字或以危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危。淮分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作危。

### 魏公子列傳

#### 閒語

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曰。閒音閑。閒語謂靜語也。念孫案。閒讀閒廁之間。閒私也。項羽紀。沛公道莖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謂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因留宿閒語。李賢注曰。閒私也。

### 范雎蔡澤列傳

#### 辯口

齊襄王聞雎辯口。念孫案。辯口本作辯有口。謂辯給有口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辯有口才。後人加。人事部辯類。作辯有口。陸賈傳曰。名爲有口辯士。朱建傳曰。爲人辯有口。武安傳曰。蚡辯有口。皆其證。

#### 湖關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念孫案。湖下關字。後人妄加之也。索隱本出至湖二字而釋之曰。案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卽今湖城縣也。正義說與索隱同。皆但言湖縣。而不言湖關。地

理志京兆尹湖有周天子祠二所亦不言有湖關水經河水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昔范叔入關此謂函谷遇穰侯於此亦但言遇穰侯於湖縣而不言湖關又文選解嘲注引史記曰竊載范雖入秦至湖則無關字明矣

砥礪

周有砥礪念孫案礪本作戣此因砥字而誤加石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礪字唯集韻有之注云玉名范睢曰周有砥礪則北宋時史記本已譌作礪秦策正作砥戣

亡其 亡意亦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念孫案小司馬以亡爲輕蔑義不可通亡讀如無或言亡或言亡其皆轉語詞也亡或作無漢書貨殖傳盜爵舞刁孟康曰奴自相謂盜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刁氏作奴乎助也莊子外物篇曰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呂氏春秋審爲篇曰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曰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亡其者皆轉語詞也越語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妄其憎懷而愛秦邪妄亦讀如無魯仲連傳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斷亡意爲一句注云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案小司馬以亡意爲無還燕意亦非也亡意亦者意亦也意

亦者抑亦也。抑意古字通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爲之與意鮑  
顯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意亡子  
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誠病乎意亦思乎意亦並與抑亦同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意亡子  
非攻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  
言無意。賈子瑰瑋篇陛下或言亡意亦皆轉語詞也。齊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意者亦轉語  
詞也。意者猶言抑者漢書敘傳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 繆爲

范雖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念孫案爲猶謂也言范雖以此言繆謂宦者也。繆與謂爲一聲之轉故謂或曰爲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

### 田文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秦策田文作田單鮑彪曰史之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吳師道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念孫案田文當依秦策作田單後語作文者校書者依誤本史記改之耳吳曲爲之說非也張載注魏都賦引史記正作田單

### 萬世之後

臣竊爲王恐。句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念孫案秦策作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

子孫也。此脫一恐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爲友 結友

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念孫案。上句友字亦當作交。隸書交字或作文。形與友相似。又因下文勝之友而誤。索隱本作貴而爲交。注曰。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則上句亦作交明矣。又廉頗藺相如傳。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友亦交之誤。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願結交。

持國秉政

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念孫案。政字後人所加。索隱本出持國秉三字而釋之。曰。案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見哀十七年傳。今本秉作柄。服虔曰。秉。權柄也。據此。則秉下本無政字。持國秉卽持國柄也。絳侯世家。許負相條侯曰。君相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是其明證矣。說文。柄。或作槩。書傳通。其柄。管子小匡篇。作秉。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後人不知秉爲柄之借字。故妄加政字。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持國秉政。亦後人依史記加之。人事部。引此正作持國柄。

曷鼻

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羈。膝攀。念孫案。曷。讀爲遏。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此曷作遏。遏。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

也。廣雅。偃。仰也。故徐廣曰。曷一作仰。列女傳辯通傳曰。鍾離春極醜無雙。白頭深目。印鼻結喉。是也。偃。過一聲之轉。偃鼻之爲過鼻。猶偃豬之爲過豬。千金堰之爲千金過也。襄二十五年左傳。規偃豬。鄭注。周官稻人氏傳曰。葵澤波水。已成過豬。過豬卽偃豬也。文選沈約三月三日詩。東出千金堰。李善注。堰一作場。水經穀水注。引河南十二縣境。薄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堰。卽千金堰也。堰音偃。又於建反。場音過。小司馬不解曷鼻之義。而以爲鼻如蝸蟲。其失甚矣。

不

豈不辯智之期與。念孫案。豈不豈非也。上文曰。豈非士之願與。又游俠傳。不可謂不賢者矣。不賢者。非賢者也。非不一聲之轉。故謂非爲不。說見釋詞。

不知止 不知足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念孫案。止足二字互誤。足與欲爲韻。止與有爲韻。有古讀若以。見詩及楚辭。

樂毅列傳

嚙秦

合趙又秦以伐齊之列。嚙與陷同。念孫案。索隱本嚙下有說字。是也。集解引徐廣曰。嚙進說之意。則正文內有說字明矣。說秦伐齊。其大指在嚙之以利。故曰。嚙進說之意。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義

與此同也。

以身得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念孫案。察讀為交際之際。際。接也。爾見

雅及左傳昭四年注。孟子萬章篇注。言假魏節使於燕。而以身得接見先王也。際與察古同聲而通用。淮南原道篇。施四海。

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

最勝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念孫案。最當為取字之誤也。取與驟同。取古聚字。周官獸醫注。趨聚

取三字。古聲並相近。故驟亦通作取。驟勝者數勝也。齊嘗破燕滅宋。取楚之淮北。故曰驟勝之遺事也。燕策正作驟勝。

顧反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句命起兵擊齊。念孫案。顧反者。還反也。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蒼頡篇曰。顧。旋

也。穆天子傳。吾顧見女。郭璞曰。顧。還也。故還反。謂之顧反。屈原傳曰。使於齊。顧反。諫懷王。呂氏春秋觀表

篇曰。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不辭。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曾子之妻之市。

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趙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淮南人間篇

曰。陽虎赴圍而走。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皆謂還反也。



不化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懷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臣也。念孫案：小司馬誤解化字，化者變也。至於入江而不化，猶言至死不變耳。燕策作故入江而不改，改亦變也。上文曰：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不悔與不化，意亦相近。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廣成傳舍

舍相如廣成傳舍。念孫案：傳下本無舍字，此涉索隱傳舍而誤衍也。索隱本出廣成傳三字，而釋之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若正文本作廣成傳舍，則索隱爲贅語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有舍字，則所見本已誤。左思魏都賦：廣成之傳無以疇。張載注引此作舍相如廣成傳，與小司馬本同，足正今本之誤。

請奉盆缶

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念孫案：奉當爲奏字之誤也。奏進也。言請進盆缶於秦王前也。上文秦王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故相如亦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請奏盆缶。正與請奏瑟相對。今本奏作奉，則非其指矣。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竝作奏。上文又云相如奉璧奏秦王。

大功

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攻城野戰之功。對下文徒以口舌爲勞言之。而其大自見。無庸更加大字。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竝無大字。羣書治要及通鑑周紀四同。

廉頗 畏匿之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念孫案。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卽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攄感舊詩注。引此並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秦破趙殺將扈輒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念孫案。趙字本在殺字下。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作一句讀。上文云。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下文云。大破殺趙蔥。皆以破殺連文。史記中若是者多矣。今本趙字在殺字上。則當以秦破趙爲句。案破謂破其軍。非謂破其國。不得言秦破趙明矣。索隱本正作破殺趙將扈輒。

魯仲連鄒陽列傳

過而爲政於天下

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索隱解過而爲政於天下。云。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讀至過字絕句。解云。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念孫案。司馬與張固失之。而徐亦未爲得也。過而爲政於天下。指秦言之。非謂尊之太過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然而爲帝。甚而遂爲政於天下。則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之民也。過與大義亦相通。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言無過大王也。魏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大亦過也。韓策曰。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蘇秦傳。過作大。然則過而爲政於天下。猶言大而爲政於天下耳。呂氏春秋注。訓過爲甚。甚與大義亦相通。故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曰。甚大也。

來吾君

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念孫案。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

辭讓使者三 解紛亂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念孫案。辭讓下不當有使字。蓋衍文也。趙策作辭讓者三。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人事部。引此。並作辭謝者三。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此。並作辭謝。皆

無使字。又案諸書引史記作辭謝。而今本作辭讓。疑後人依趙策改之也。又下文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文與趙策同。而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論注。荀彧傳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反外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念孫案外當爲北。北古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章昭注吳語曰。北古之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宦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虜騰。至則北。北卽此所謂反北也。言雖至食人炊骨。而士卒終無反背之心也。齊策作士無反北之心。是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故北誤爲外。漢書劉向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張釋之傳。北誤作外。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誤作外。是其證。

而能

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作而不說田常之賢。文選同。新序雜事篇。作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念孫案能與而同。漢書作而。新序作能。其實一字也。下文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新序而作能。是其證也。史記作而能者。一本作而。一本作能。而後人妄改之耳。能字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念孫案包本作蒙。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蒙。注曰。蒙被堯舜之術。則舊本作蒙明矣。新序漢書文選並作蒙。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2000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2000